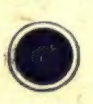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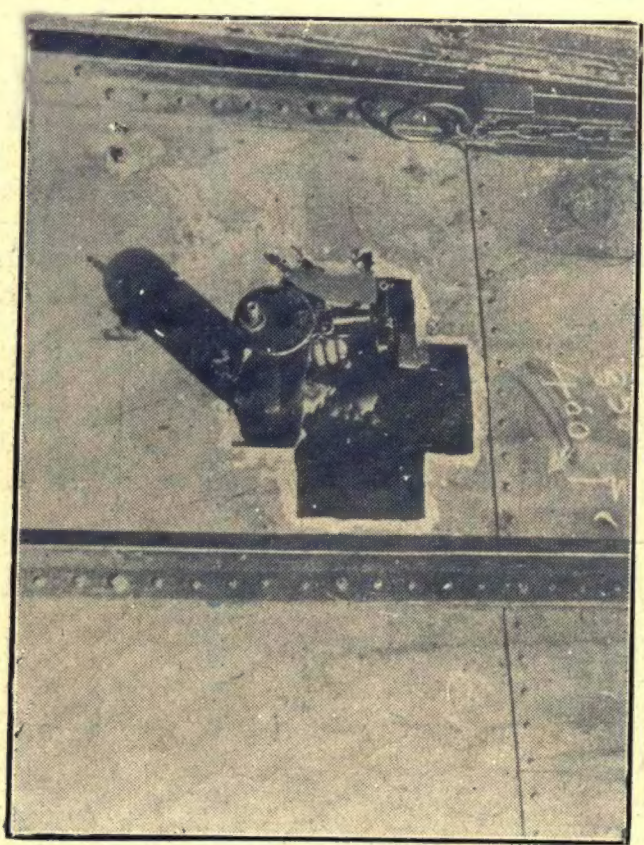
活 生 場 戰



(警 一 之 中 戰 猛 軍 兩 奉 國)



隊 察 偵 之 戰 作 壕 依



手 砲 之 中 車 甲 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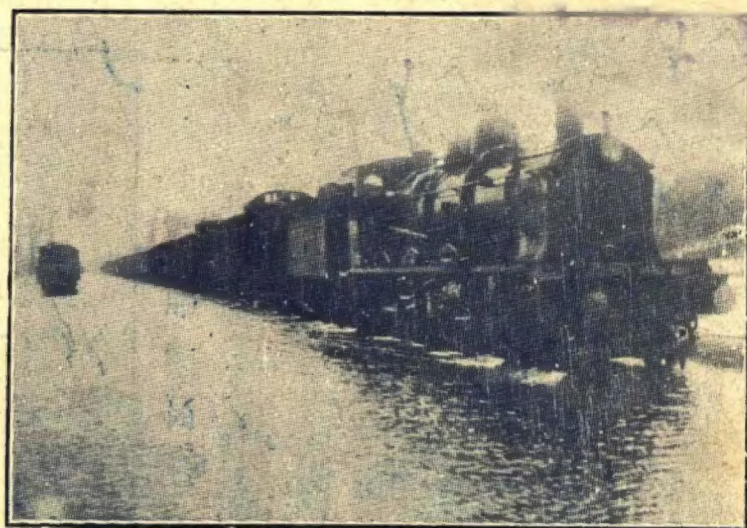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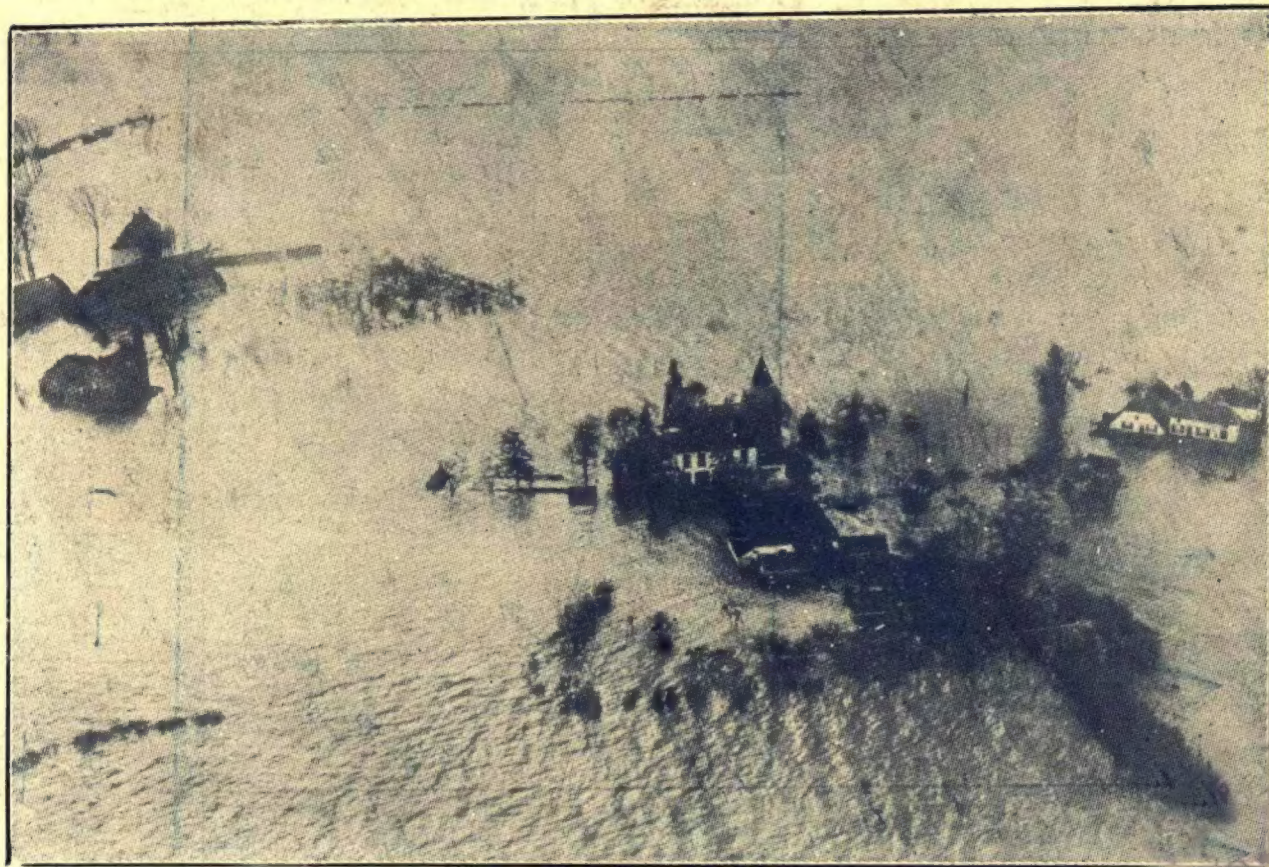
院 醫 赴 抬 士 兵 傷 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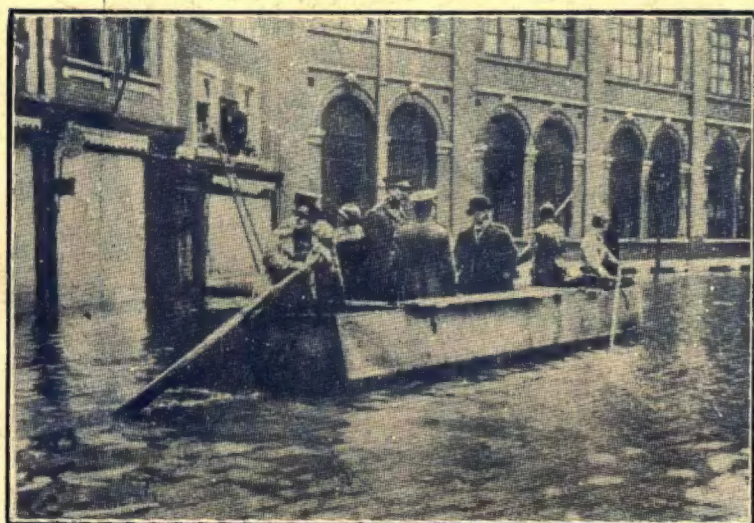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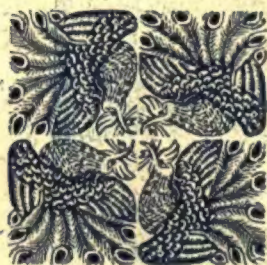
射 注 行 施 救 急 時 臨

歐 洲 之 大 水 災

前月・歐洲慘遭水災・左圖爲荷蘭邸落被淹之攝影・水勢浩蕩・至堪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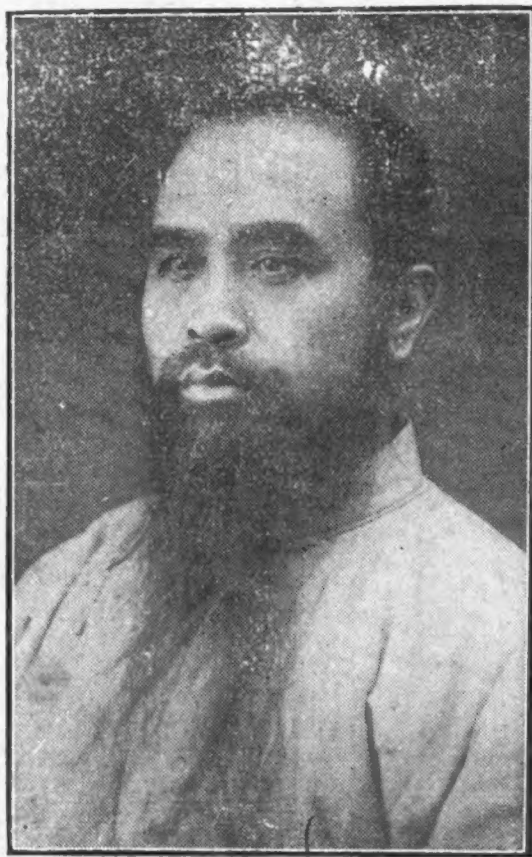
在水
中行駛之
法國火車



比王比后乘小舟
視察災區



時人彙誌



于右任

于右任。字伯循。四十四歲。陝西三原人。前清舉人。早抱革命思想。入光復會。光緒季年。在滬任神州日報主筆。以鼓吹革命學說。報被封禁。繼復辦民呼民吁等報。亦先後被封。旋與宋教仁等共辦民立報。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被任爲交通次長。南北統一後。仍返滬辦民立報。抨擊袁世凱不遺餘力。二年二次革命。氏參與其謀。事敗民立報被封。袁氏謀復帝制。氏又參加運動反抗。後返陝起民軍謀逐陳樹藩任民軍總司令。支持年餘。令直軍入陝。陳逸。民軍亦敗。乃返滬。賣字自給。近年任上海大學校長。去年入京。許世英組閣。徵爲內務總長。氏能守淡泊。爲黨人中之純潔者。

第三卷 第三期 國聞週報目錄

社論 中國政治之趨勢……………政之

安格聯游滬之一週……………慎予

粵海關停止商貨交通……………子寬

吳佩孚之失敗……………明霄

各方面之時局形勢與人物(上)……………政之

共產主義之宣傳與研究……………吳鼎昌

吾國重要實業統計上之觀察……………廖炎

日本新故兩閣嬗遞中之政局觀……………周曙山

國內外三週間大事記……………公展

匪窟餘生述……………受百譯

胡木蘭之家書……………鄺笑庵

空谷蘭(明星出品)……………心冷

早生貴子(明星出品)……………心冷

五分鐘(聯合出品)……………凝冰

體面攸關(小說)……………葉小鳳

回來(小說)……………鐫冰女士

時人彙誌(于右任)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六年于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于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于兵。或困于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社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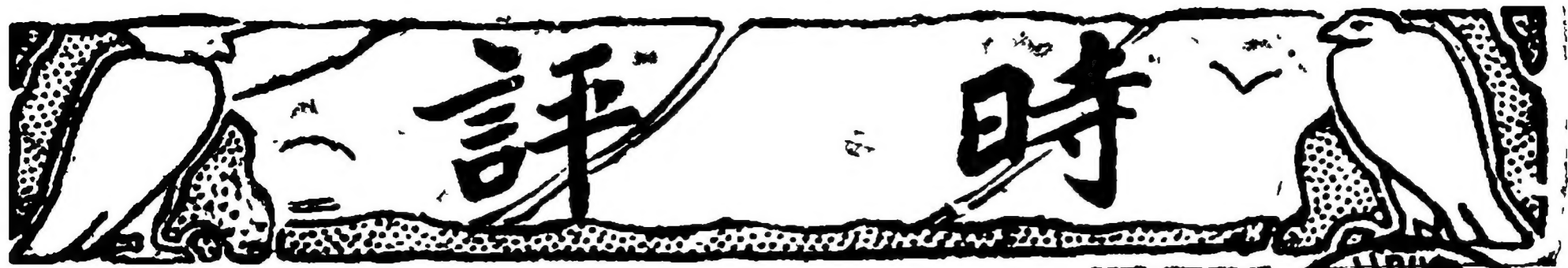
中國政治之趨勢

政之

歷日糾紛之時局而談政治。直有一部念四史從何說起之慨。然而社會事物。胥不能逃因果律之支配。見微知著。舉一反三。其間之變化。雖不可預期。若夫大勢所向。則固可得而言焉。中國十五年來。大法未立。始終有政治而無法。所謂法者。不至供一黨一派之號召。為政客軍人所玩弄。一人一法。一派一憲。實則宛轉呻吟於種種招牌之下者。終是無辜之國民。至於今日。循環往復。離合數見。彼曹假借之題目已窮。而吾民之智識則已於飽經憂患中長進不少。是以今日國民所注意者。不在法律之是非。而在政治之良否。不在理論之曲直。而在事實之善惡。吾民所希望者為秩序平定。安居樂業。所厭惡者為軍隊滋擾。貪吏剝削。凡此民意所期。概以事實為斷。非宣傳所得而掩。非空言所得而辯。復秩序。裁冗兵。振吏治。正軍紀。節財用。養民力。茲數端者。今日無南無北。無內無外。為政者非如此不能得民心。從極端言之。假令共產黨當道。其下手方法亦不能外此。蓋政治不上軌道。則國家永無進步可望。而政治欲上軌道。非努力於上述諸端。固亦無從下手。今日之中國。去所謂某某主義與理想。固猶遼遠。憶往者中山在粵。以三民主義標榜。擢甲之士。相率宣誓服從。實則宣誓自宣誓。而行不顧言。十有八九。以致中山空有熱誠。進行多阻。偏促嶺表。內變迭乘。六十老翁。終日勞苦。特為楊希閔劉震寰之徒任籌款責。當時粵民怨嗟。曾不以中山主義之允明而稍有曲諒。年來汪精衛蔣介石等繼中山之遺志。頗能從事實上發揮新政治之精神。軍紀整飭。財政統一。地方秩序恢復。粵人乃翕然稱之。雖有人以赤化相詆。實則事實具在。即曠昔反對民黨之人。亦不乏公道之評論。可見前之怨嗟與今之稱誦。胥由當道所自召。有事實為之宣達。世間究有公理。吾民亦終不可欺。以粵為例。全國各地。何一不然。今後政治上之成功與失敗。當以事實辦法為判斷。而招牌與宣傳不與焉。此亦一顯著之新趨勢也。軍閥禍國。種因在袁。幸而袁以帝制失敗。威令墜墮。袁死而後。馮段繼之才不如袁。力尤遠遜。而私見相乖。卒成兩敗。段氏屢仆。張吳繼起。要皆勇於自殺。瞬為時代過去之人。馮雖多兵。尙知見好羣衆。苟能言行相符。或可勉事支持。否則不戢自焚。終必難逃失敗。要之軍閥相煎太急。則力量益趨削弱。而內部之化分不已。尤為大軍閥不能再見之徵。至於官僚則唯唯否否。隨勢轉移。自徐世昌而得大成。至龔心湛而淪末路。時代潮流。澎湃而至。善做官不善做事。終亦受天然之淘汰以去。若夫政客之流。覆雨翻雲。一變再變。吳氏再出。則羣趨江漢。馮氏當

權。則僕僕京張。護法護憲。爛調常彈。揮闔縱橫。永爲習套。十五年來。無修養無長進者。以此輩政客爲最。國民厭之久矣。謂能洗舊日之污。造新人之業。殆爲事理所不計。以今日國家情形言。非大開大闢。斷不能根本革新。用歷來軍閥官僚政客屢試不一之補苴手腕。萬萬不足以應付今後之時局。此又形勢之彰明昭著者也。中國政治。向主消極。自治組織。歷史攸遠。近年政治。雖紊如亂絲。而社會事業。在局部上。猶有相當之發展。今後欲謀國家政治之進步。首當圖地方事業之刷新。從前才智之士。羣集都會。近則財政困難。內外所同。株守一官。溫飽且無希望。矧形格勢禁。決無發揮能力之餘地。世窮則變。人隨境遷。將來必因京省之無事。可爲無錢可拿。而人才羣趨於鄉里。夫如是。然後政治改革。乃可澈底澄清。此實最近漸著之趨勢。而吾人所當力予獎進者。蓋人口之都市集中。固文明國家之所同。然彼係工業發達之自然結果。而我則集合許多游手分利之高等流氓。於京師與省會。徒爲施政之障礙。且足以戕賊人才。以後非使才智之士。安於小就。服務地方。斷不足以與中央及省會相抗。而收地方分權之實效。吾人綜合各方政治之趨勢。敢斷言。國民心理。決不願聽護法護憲之空言。而願見安民察吏之實績。不願聞法統恢復之消息。而願有休戰裁兵之運動。又敢斷言。軍閥已入窮途。官僚早屆末路。政客則久被國人鄙棄。將來非有新人物用新方法。不足以動國民之觀聽。更敢斷言。不特中央政府將來不應有專制之權能。即地方政府亦不宜使其襲中央之強力。必也權歸地方。然後可以訓育羣衆。此爲吾人簡單之觀察。而今後之政治主張。亦將本此以主論。





安格聯遊滬之一週

慎予



所受第一次之好教育也。

安格聯此次遊滬。欣然而來。至則即平日以送往迎來見長之商界團體。亦復冷落處之。安氏至是。乃亦稱病杜客。自全體面。今安氏將北返矣。余以好奇。不憚走訪。則投刺即見。而此老固猶是精神矍鑠。談吐風生也。綜安氏在滬之一週。「大英總會」中之寂寞生涯。本弗能堪。而一二私人酬酢席中。一發言動受指摘。較之在京時之備受奉承。安氏此來所不滿者。固為商界之冷落。而其所最感不快者。則為中國報紙之正論。嘗見安氏辦公桌上。滿堆中國報紙。每有議論涉及本人。及關於保管公債基金及公庫問題之紀載。輒以紅筆勾圈。其注意可想。上海報紙除五卅一案。為民族之熱潮所激。奮發一致。自是而後。其能集全力以倡為挽回國權之正論者。此當為不可多得之一回。然中國報紙之為此舉。固純為國家思想以驅使。初非於安氏個人有所攻訐。然以吾所見。則上海報紙對於安氏個人。猶不失為諍友也。蓋安氏之保管公債基金。固為中國政府之所付託。然以安氏之利用地位。以為職權範圍以外之事。究不能視為正當。如去歲因九六公債風潮所被之重大嫌疑。於中國人士心坎中所種之惡感。至深且鉅。終必有橫決暴發之一日。然安氏繼赫德任總稅務司以來。日浸潤於腐敗環境之中。挾持政府。操縱金融。耳聞目接。無非諛詞。腐心有餘。不克自知。安氏果能經此一番教訓。銷聲匿跡。專力於職權以內之事。以靜候中國上下之磋商解決。然則猶不失為善於自處之一道也。安氏今年七十有五。垂垂老矣。為個人固不必復有所求。即謂忠於國家。亦當計及久遠。民族自立之運動。終不可遏。金融上之挾制。尤使人感切膚之痛。倘必以此而使英國立於中國民族自立運動之首衝。則欲忠於國家者。轉以誤國。所不取也。

特吾人所不勝惋惜者。安氏以一週中所受刺激之深。終以權利之念所迷。不克恍然大悟。轉以誤會重誣中國人士。安氏之言曰。余保管公債基金之意旨。祇存觀報紙上交易所之公債價格表。但求有增無減。於以知商人對余信用未墜。則其餘報紙之言論。可不必問。一牢騷滿腹。巧辭解嘲。然其言亦殊刻矣。蓋中國商人。未始遂無因公債利害而與安氏周旋之人。安氏得此。差可自豪。然自反面觀之。則此等商人。所重視者為公債。以安氏為基金之保管人。而非重視安

氏個人。換言之。彼等但求公債之日就穩固。初不問基金保管者之何人。於此第一當知安氏之保管。係受中政府之命令委託。而非有條約束縛。故不難朝夕以中政府之命令變更保管之權。第二。公債價格之高漲。非安氏保管之力。而在基金之充實。故但求有充實之基金。有妥善之保管辦法。中國商人亦決無愛於安氏也。

安氏又謂保管基金及公庫。為財政問題。而與收回主權無關。斯言更謬。安氏今日面子上固為猶受命中國之官吏。實際姑置不論。然匯豐銀行果亦為中國之銀行耶。誤會二字。不啻安氏自謂矣。

(二月二十五日)

粵海關停止商貨交通

子寬

軒然大波之粵稅務司停止驗關事件。居然於數日得以解決。不可謂非幸事。惟此案之是非。及其內幕則未可以事。成過去。置於不論。

粵稅務司之停止驗關。據各方報告。皆謂係由於罷工委員會糾察隊妨害其行使職權。而該稅務司於二十三日向報關商人演說。亦謂糾察隊將入口輪船貨物多次扣留抗議無效。故不得已停止各輪起卸貨物云云。夫以如

此之原因。是否必須採用斷絕水道全部交通之辦法。以為對待。此為斷定粵稅務司舉動正誤之要點。吾人以為應加注意。依記者之評判。以為斷絕商貨交通之手段。無論如何。粵稅務司不應採取。何則。廣州為中國重要商港。商貨

往來頻繁。稅關收入日逾鉅萬。其一時一地商業之榮枯。與國家經濟及商民利益均關係甚鉅。以其商業貿易之端賴水道交通為之維持。為顧全國家商民利益計。無論在任何情形下。苟非得政府允許。無論何人。要皆不應將港口交通斷然斷絕。稅務司為中國官吏。且熟審商業情況。在理尤不宜有如此悖謬之舉動。顧今日粵稅務司乃竟為之。是其應負損害國家及商民利益之責任。已無可逃免。況此次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所扣留之貨物。據該稅務司自述。亦祇數千件。假令此數千件。全部損失。亦自有粵政府負其責任。粵政府不理。更有北京政府在。然吾人因未聞此被扣貨物。即無人任賠也。其曾向北京請示。請求救濟也。在此手續未週到以前。即以非停止商貨交通不可。如此而可謂為行動正當。吾人殊不能許。按自停關以後。據二十三日之報告。港口輪船。即停留至四十餘艘。而省河大小輪船亦全行停駛。由此可知航商損失。已屬不貲。其他商業損失。當更數倍於此。此項不當損失。果中外商人要求賠償。吾人以為粵稅務司胥應負其責任。惟關於此點。吾人尚有須聲明者。該關稅務司雖為中國政府雇員。但其行動。並非秉承中國政府命令。外商若向中國政府索償。吾中國之納稅人民。則不願間接代承此賠償之負擔也。

夫扣貨之原因。既不足以證實斷絕水道商貨一切交通之即屬正當。然則粵稅務司竟不惜冒大不韙。出此過分之舉動。其意究竟何若。此點實不可尋味。依吾人之推測。以為此舉之作用。頗與去年上海華廠被停止電流一事相彷彿。何以言之。香港此半年

來所受粵人抵制之痛苦。至鉅且深。粵政府以沙基案件未結。對外始終堅持。未嘗稍餒。其勢港商損失。將來猶必有加無已。此為英人所不堪忍受。然而英人欲直接加壓迫於粵。因種種關礙。又勢有所不可能。如二十三路路透社香港「南華英國商業現因廣州抵制。及苦不能列強均能贊同之解決方法。頗受影響。夫英人直接之手段。既不可施。則其轉而採用紆迴之手段。使華人自身因感受重大痛苦。不得不自行緩和。因不能謂非意外事也。今日粵稅務司之舉動。實有類於如此手段之初步。更以英人之久操我國海關實權。更以其善用勢力故。吾人對該稅務司之用心。於此終不能無疑焉。

吳佩孚之失

謝明霄

吳佩孚與張作霖聯合。近已由種種事實證明。如泰安會議斬雲鵬與張宗昌之密約。大連會議斬雲鵬與楊宇霆之密約。張作霖函電表示關內之事聽吳主持等等。吳氏聯張之舉。無論其結果如何。吾認此為吳氏一生之大失敗。其政治信用。從此掃地。其政治生命。亦將從此斬絕矣。

失敗有兩種。一為實際上之失敗 (Practical Failure) 一為理論上之失敗 (Theoretical Failure)。實際上之失敗有時係假失敗。失敗於一時。而能得最終之勝利。失敗於少數特別階級。而能得多數之同情。蓋此種失敗為成功所必經。為成功之母。古今中外為主義奮鬥而犧牲生命。不能及身以見其成功者。大都係實際上失敗之人。而理論上成功之人。如孫中山先生失敗於今日之中國。失敗於中國之軍閥與外國之帝國主義者。然其主義為多數智識階級所信仰。其人格為一般民衆所同情。雖不能及身而見其事業之成功。但必博最終之勝利。殆無疑義。理論上之失敗乃真正之失敗。且為永遠之失敗。蓋一經失敗。便無可挽救者也。自來善勢力與惡勢力鬥。公誼與私利鬥。苟善與公偶遭挫敗。必獲伸張。蓋皆有不可磨滅之真理為之附麗。此不敗者真理也。真理之存於宇宙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雖間有顯晦。而終無毀滅。吳佩孚自二次直奉戰後。避居洞庭湖畔。乘時再起。誓師漢皋。揭發反奉。以為主義為公誼而戰。昭示天下。故一時遠近響應。聲勢甚盛。及郭松齡倒戈不成。國民軍首領下野。奉勢復張。中原無人。吳氏坐鎮漢上。輾轉數月。師老餉竭。部屬携貳。吳氏知徒託空言。無裨實際。欲佔據北方地盤。攫取中央政權。乃不惜與歷年仇讐申致討之奉張攜手。數月之間。前後所持態度。矛盾若此。朝秦暮楚。是明示人以毫無主義。惟利是圖。此吳氏理論上之失敗者。一進而論之。東北為頻年內亂淵藪。奉張為軍閥渠魁。乃全國所公認。人人得而討伐。郭松齡倒戈。是非姑不具論。然其失敗。誠足使中國進步之機運。停滯若干年。今奉張外引強援。為虎作倀。內復藉吳氏之聲威。以自重。雖互相利用。庸能各遂私慾。其必使政治日益紊亂。民生日益彫敝。毫無可疑。此吳氏理論上之失敗者。二吳氏平日言動。多模擬歷史上之名將。雖大體與時代精神相背。然尙能得一般保守階級之同情。甚且視為真能救中國者。因有愛國軍人之稱。當其榆關一敗。退居黃岡。人皆以為不久當捲土重來。復柄國政。每值年節壽辰。各方代表往通款曲。致殷勤者。數以百計。可認為一般心理之表現。今吳氏步伐淆亂。無一貫之主張。不能自信。焉能見信於人。國內新分子既已積極反對。昔日舊社會之同情。亦將見失。却人心既去。輿論不為之援。實際上即有僥倖一時之假成功。亦必以根基不固而終失敗。蓋吳氏將為理論與實際兩俱失敗之人矣。

各方面之時局形勢與人物

(上)

政之



此篇作於丙寅元旦日自上海至大連舟中。下編當俟至北京後繕寄。交通梗阻。恐下期不及續載也。閱者亮之。 記者附誌

時局混沌。政界紛擾。至今日而極。愛國之士。就現在以測將來。莫不爲國家抱無限之隱憂。吾人觀察各方之情況。衡量各方之人物。則覺今日之混沌與紛擾。乃天然之結果。而國家之運命。初不必盡具悲觀。蓋天下事無一不賴人物之努力而成。中土向以有治人無治法爲政治之原理。原則新學家則盛唱法治之觀。以爲法也果良。儘足以納民而軌物。實則造法者人。守法者亦人。苟非其人。雖有良法。胥無所用。矧法之良否。界說難定。因時與地。往往異致。有治人無治法之說。從廣義解釋。確有頗撲不破之價值。中國今日國事敗壞至此。一言以蔽之曰。無人而已。所謂無人者。不特在上爲然。在下亦何嘗不如是。蓋人物之養成。決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方固須本身之自修。一方亦賴社會之成全。一毀一譽。均須有扶持與匡正之作用。然後善良者益知自勉。不肖者亦有所警惕。中國社會向來習慣。好爲求全之毀。偶聞公道之譽辭。輒有意外之揣測。以致刻薄淺毒。成爲風尚。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自好之士。甘如鄉愿。以沒世。巨奸大滑。則又常能利用社會弱點。以欺民。輿論無真正之是非。政治上自不能得真正之人物。歐美人士崇拜賢豪。社會最富於同情心。故賢者益努力於自修。不肖者亦勉求迎合公衆之好尚。以與吾國社會之好如刻毒淺薄之

論者相較。人物養成之難。易殆有天淵之別。誠以在彼則中才之士可以勉成完人。在我則上智之才。亦難免於自殺。明乎此。則知中國政治家之不能成功。社會之力。實居太半也。

中國數千年爲專制國家。英明之主。大抵欲私天下爲子孫萬世之業。故好以抑制人才。銷毀賢豪。爲最高政策。其意實不許有出類拔萃之人物。出現於廟堂之上。所謂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者。遂成歷史上之公例。亦即

吳佩孚部下策士之一



張志譚

大人物不能養成與不易成功之一大原因。習俗相沿。迄今未改。社會上不知不覺中以忌才毀能爲務。政治上乃成不痛不癢不死不活之局面。是殆國民求仁得仁。自作之孽也。顧自另一方面言之。偉大人物之出現。

亦不必盡爲國家之福。蓋凡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苟無社會之公道的監督。則偉人也者亦未始不能禍國而殃民。如袁世凱固爲近代一大人物。苟能善用其才。儘可統一中國。奠定國基。乃因社會無輿論之制裁力。卒令彼濫用其勢。自殺其身。袁之失敗。亦社會有以造成之。共和國家主權在民。但使有常識豐富之國民。儘可以指導監督中人資質之政府。初不必有才調縱橫之當局。徒令起芻狗民衆之野心。由此以觀。今之人物缺乏。固亦不必定非國家之利也。

就今日各方當局之人物觀察。無一人不陷於位逾其才之病。蓋彼曹皆非有深邃之修養。偉大之抱負。僅僅因緣時會。僥倖功名。於人才之結合。平日漫無準備。左右親信之人。大抵僅能奉令承教。不足語於担当宇宙事業。而以歷史淵源關係。其地位隨主者之權勢而增高。亦曾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任重而致遠。則相率詔上驕下。包圍於上而包辦於下。上者本無過人之才智。其受包圍。十得八九。若夫包辦兩字。則人事之複雜。包而能辦者。百不能得其一二。以此之故。人才之歸。上下同歸失敗。且羣小包圍包辦之結果。罔不發生內訌。淪於自殺。十數年來。要人閱閱之慘敗。多由內變。此固事實昭著。不難數計者也。夫以中國社會之不能成全人物也如彼。今日人物之才遜於位也若此。謂能懷其恢宏德業。不顯事功。譬如強三尺之童。負萬鈞之重。其將

預

告

本報記者政之。留京數月。舊歷年底曾由北京啓程南返。勾留旬日。復循海道赴京。沿途旅行。視察各處情形。極爲詳盡。已預定在最近數期中撰「從北京到北京」一文。以饜讀者。先此預告。敬希注意。

從北京到北京

顧廷詎有問題。然則爲今之計。舍令彼輩要人。警省惕勵。各就所能。制限發展。甯有他道。苟其能之。則各人盡力職務。不逾範圍。於同流並進之中。收浮屠合尖之效。斯則國無偉人而國民正蒙其利。以視有強有力之野心家。奔走天下士。使國利民福受其操縱玩弄者。禍福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此吾所以謂偉大人物之出現。不必盡爲國家之福者也。

以上爲吾人就現時人才爲普遍之觀察。今請更分別論之。

一、長江上游。長江上游之勢力。吳佩孚與蕭耀南分而有之。吳之爲人。勤勞廉勇。是其所長。而驕妄粗疏。是其所短。能自用其勇而不善用人之才。好自炫其長而不能服人之善。故其力僅足役使官僚而不足奔走國士。彼幕中之三張。卽志譚英華其煌三人者。皆官僚之策士。而非真正之人才。以彼蓄養。烏足以經營天下。苟能退自貶抑。據一省之地以練兵。則失敗或可少緩。否則途窮之譏。卽在目前。謂能一再僥倖於功名。斯殆事之所不能輕信。且聯奉攻豫。事出勉強。蓋豫軍複雜。是其所短。而革命空氣緊張。猛勇好鬥。又其所長。吳僅知豫軍之短而忽視其所長。是其大病。況吳之兵力。本不甚多。鄂軍貪戀湖北防地土稅收入。咸不肯棄鄂而入豫。苟其形勢順利。可以不折一兵而展拓勢力範圍。或猶易受徵調。如必下巨大之犧牲。則再衰三竭之後。吳必感號令不行之苦痛。且豫爲吳之舊治。除洛陽種樹自鳴德

政外。豫人固未有還我使君之想。今陝豫土匪多號為受命於吳。即令吳能肅清豫境而擁此七十萬之兵匪。將持何術以善後。恐中原糜爛更甚今日。至於聯奉之說。尤滑稽。向來軍閥離合。純視一時利害。矧政客說士勾串其間。對甲則為乙資諛辭。對乙則為甲佈誠悃。其言雖甘。惜皆奔走者之設辭。而在甲之心理。必以為乙係窮蹙而來歸。在乙之心理。又以為甲係誠心相俯就。雙方各具自尊自負之心。豈有互助互讓之量。一旦事過境遷。利害相反。則齟齬之形。立時出現。往者孫段合作。語歷三年。而曹錕退位之後。兩公且如尹邢之避面。所以然者。合作之說。僅出雙方策士之造構。而本人自身之感想。決不如是。以彼例此。則吳張聯合。價值可知。吳果成功。必與張戰。此又吾人所敢預為斷言者也。若夫蕭耀南者。狡

東南
時局
今後
注意
之人
物



安徽總司令陳調元

譎險狠為軍界中稀見之人。其人本亦文士出身。頭腦原甚複雜。有時以呆行詐。決非碌碌之輩。惜其人巧於策個人之安全。而不能為國家地方謀幸福。督鄂數年。迭經戰事。私人之房產。年有增加。而省民之富力。則已水窮山盡。以蕭之力。本可阻吳起兵。而蕭以寇英傑陳嘉謨等之挾持。卒不敢明持異議。然謂能悉索敵賦。助吳成功。則又決無此事。不過虛與委蛇。聽吳之自然成敗。要其不欲久留吳氏於江漢之間。則心理久已昭著。湖北政權向繫於將軍團。將軍團者武昌起義之諸將。為黎元洪除兵柄者。十數年來憑藉特殊勢力。在武漢經營地產。蔚為財富。更進而把持省政。操縱財權。蕭以

鄂籍之故。與彼曹深相結納。致能治鄂多年。安然在位。然而鄂政腐敗。實不可說。鴉片之盛。尤甲全國。以此政績。謂為能造福國家。吾人殊不敢輕許也。

途中閱報。知鄂蕭病歿。此於吳佩孚目前當然甚利。然蕭之於吳。本只消極的阻碍之力。而無何等積極的防止之能。蕭之死亡。在吳僅能得一時之便利。其於吳之長久計畫。初無何等大利。且因蕭之死。而湖北益失重心。陳嘉謨之資望。決非蕭比。在目前或於吳有利。而在永久則猶未易言。要之吳之成否。在於吳自身之做法如何。於蕭之生死。似無何種重大關係。吾人所為吳危者。乃在吳本人之思想與現代相去太遠耳。

二、長江下游。長江下游。以孫傳芳為最有力。孫之為人勇而能斷。誠北洋軍人後起之秀。然譽之者。謂其機警。毀之者。謂其浮滑。要之瑜不掩瑕。無可否認。且也有做事之心。而智識不足以相應。有進取之意。而精力不足以相副。苟能謹守範圍。或可立於不敗。如果求進太急。必也狼狽而去。至於左右輔佐之人。亦以旅部師部之人物為多。雖欲求賢而容量不廣。即有能者亦未必能盡其用。以此相測。大成殆非易易。况稱霸東南。有利有弊。財力較富。建樹較易。此其利也。輿論中心。十目所視。稍一失著。責難隨之。此其弊也。交通便利。聲氣廣通。又其利也。脫有失敗。漫無退路。又其弊也。且地方繁華。生活逸豫。將吏易於墮落。兵士易成暮氣。此亦一極大缺點。要其環境之難。遠在張作霖馮玉祥之上。蓋張馮皆處可進可退之地。而孫則維持現狀。已非易事。一旦失敗。將難再起也。孫氏往者頗有稱雄五省之意。然依吾人從旁觀察。彼之安排人物。已種惡因。蓋鄧如琢被排去皖。贛方遂乃離心。盧香亭奉令督浙。夏超豈無缺望。陳調元素著反覆皖局。不能謂為甯貼。鄭俊彥歷史不同。江北豈能無後患。矧孫之所恃。

重在盧師。盧既入浙則一朝有事。此部難發牽掣而不可復用。此尤孫之失著。假令孫能留鄧長皖而以盧爲之督。升王普爲師長以酬其庸。而拆散倪家軍之組合。以夏超督浙而以孟昭月或謝鴻勳爲其幫辦。以江北護軍使昇陳調元而以盧香亭陳儀製制之。則全盤棋手。非常靈活。各方佈置妥協。無內顧之憂。而以一身宰馭其上。努力於遠交近攻。以圖勢力之發展。前途正未可量。今計不出此。但求一時之苟安。未顧長久之利害。不平之氣。彌漫於贛皖浙三省。將令孫氏碌碌於內部之防維與和緩。用力多而成功少。吾人竊不禁爲孫氏危之。且也。今日成就事業。困難萬端。非體力強健。精神充足。不足以資應付。孫於此點。缺憾尤多。以孫之明。如能了解所短。勉抑雄心。痛自警省。實行整理蘇政。訓練士卒。使蘇民安居樂業。衆情愛戴。而所部將士。保持朝氣。不致腐敗。則各方雖有反側。終將無隙可乘。休養數年。必有機會。若竟好大喜功。求不自然之發展。其將激出反動。自陷敗亡。成敗之機。不可一問。吾甚願孫氏之自重自愛。若夫東南局勢之變化。以吾所見。不出三途。一吳佩孚成功。惡孫之終不附已。助齊燮元倒孫。此一變也。張作霖再得勢力。恨孫之首先討奉。謀所以報之。此又一變也。苟皆不然。則廣東之力。伸入長江。以孫之頭腦。決不能與嶄新勢力終於合作。則受其相阨。亦在意中。要之孫之根基較爲脆弱。終不可諱言也。

(未完)

衣飾瑣言

緊身裙

祿

女子自古就有細腰的風氣。她們爲求美觀起見。用緊身衣。將腰束得異常纖細。當第十世紀時。此風已盛。至薏力沙白時代。愈趨極端。嫌布疋綢緞力量不足。多用鋼片束腰。于是有人說這與身體有害。使血脈凝滯。著論反對的頗多。以後此風漸衰。但迄未消滅。直到今日。女子還是有束腰的風氣。不過改用柔軟的絲綢。絕沒有用鋼片束腰的了。



共產主義之宣傳與研究

吳鼎昌

共產主義與安常與喜異二者同出秉賦而狂狷之分。年齡之別。境遇之現。迥然各走極端。相持輒演慘劇。此固世界人類通弊。不獨中國然也。自共產學說傳入中國以來。安常者認為洪水猛獸之將至。喜異者視為孔釋耶穆之再生。一方宣傳。一方拒絕。究之共產主義為何物。學說上根據若何。事實上進行若何。學說與事實同異。又若何。宣傳者不暇及。拒絕者不願聞。浸以理論之爭。釀成意氣之鬭。吾人忽然憂之。私以為共產主義果是耶。吾人何必愛惜有產階級者。而吝於犧牲。果非耶。吾人亦不必顧忌無產階級者。而有所偏袒。吾人今日所應為者。首在共產主義學說與事實上之研究而已。蓋今日世界上**共產主義學說之是非。完全在討論中。事實之利害。完全在試驗中。無論何人。皆未能作簡單可否之答復。**苟吾人以此未成熟之品。遽予宣傳。對社會則為不忠。對個人則為不誠。其弊與完全拒絕者相等。且以中國今日經濟上環境而論。與歐美式資本家相迫於上。俄國式農民及歐美式工人相逼於下。已成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者。有別。儘有從容討論之利。絕無過時後事之害。假定共產主義果是也。吾人亦宜採用世界上討論後最合理論之學說。仿行俄國試驗後最有成績之制度。今日甲是乙非。明日乙是甲非。變化之制度。正應慎重研究之時。

尙非倉卒宣傳之日。吾人絕非以盲從今日歐美式經濟制度為滿意者。且認為有害者。不過不願鹵莽滅裂。操切從事耳。患急症者投烈劑。中國經濟組織上之病徵。乃慢性。非急性。無冒險試投烈劑之必要也。雖然。茲事研究。甚非易易。蓋共產主義之學說。均根據歷史哲學主論。非有素修。輒難理會。而敘述最苦者。為學術上之用語。往往非普通人所可解。此敷陳學說。以供多數人研究之困難一也。至事實上之進行變化。則俄國極端秘密。外人所傳說者。有迎拒先見。不可盡信。此又敷陳事實。以供多數人研究之困難二也。吾人因欲提倡世人之研究。大胆在此短篇中。極力避去學術上用語。簡單敷陳其學說。並極力避去傳述上成見。簡單敘述其事實。且敘述外不附以已見之批評。一以使非研究經濟學之讀者易於通曉。一以使預有成見之讀者知此篇別無作用。完全欲引導世人入於研究之途。而共同討論其是非耳。

共產主義之學說。創造者為馬克思。Marx 其友英格思 Engels 助成之。歐戰前後。勢力猛增。世界學者。爭相傳述。派別主張。略有異同。最著名者為德國社會民主主義。柯斯奇 Kautsky 為之魁。然最有力者實推俄國布魯西倭克主義。列甯 Lenin 於事實上學說上儼然推為一世首領而無愧。且屢欲易布魯西倭克主義之名。為共產主義。自認為馬克思唯一嫡派。世界亦幾公認而不疑。茲為便於讀者起見。首述馬克思之

學說次及列甯焉。

馬克思本擬著書六篇。(一)資本論。(二)土地所有論。(三)傭金勞力論。(四)國家論。(五)國際貿易論。(六)世界市場。不幸資本論告成。即貧病致死。今世傳述馬氏之學說者。僅資本論一篇而已。其精要所在。一爲物質上之歷史觀察。一爲價值與剩餘價值之理論。前者以事實爲根據。後者以學理爲根據。共產主義學說之構成。實本此二者。已爲世界所公認。其大意如次。

『人類生活不外食之生之二者。有生之之勞。然後有食之之逸。而有史以來。食之者。不盡爲生之者。其故何也。必食之者一部份。有以奪生之者之勞以爲已逸也。奪者階級。歷史上變化不同。然奪者階級與被奪者階級。固無時不存。故有史以來。階級戰爭。莫可得而絕。其結果必經一度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戰爭。將有產階級完全變爲無產階級而後始得其平。』

易詞以言之。『人類衣食住之生產。必假勞力。勞力即生產之價值。然假勞力之生產。不盡爲其勞力者所獲。必以若干分諸非勞力者。馬克思名之曰「剩餘價值」。掠奪此剩餘價值者。在今之資本制度下。爲有產階級。且假資本制度。一度奪掠之餘剩價值。又一變爲資本。以再事奪掠。循環進演。積累運用。資本之數量愈增。奪掠之成分愈大。理論上。人類本爲生產而勞力者。今事實上。一變而爲資本之構成及增加而勞力。釀成社會上直接間接之種種禍亂。浸至勞力者不勝其虐。於是資本家與勞力者之階級戰爭。不能不爆

發矣。」

舉例以明之。『無產階級者。假如爲農耕種所入。必先除若干爲田主所有。假如爲工。勞動所入。必先除若干爲廠主所有。前者勞而不能盡得其所得。後者不勞而能奪勞者之所獲。倘使此日此廠不爲一人私有。而爲羣衆共有。則勞力者有所獲。且盡得其所獲。不勞力者無所獲。且不得奪人之所得。所謂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戰爭。即在將全部資產。化私有爲公有。使人類得同等勞力機會而已。』



馬克思主義之實行者

列寧
會而已。」

吾人以膚淺之文詞。簡單敘述馬克

思精深之學說如上。知必爲專門學者所譏笑。然吾人爲引導普通讀者研究之初步。不能不爾。至馬克思學說之是非。吾人在研究中。初不敢率爾批評。預有成見。然研究端緒。可以告讀者共同進行者。約有數端。

一、馬克思以「勞力爲價值」學說是否成立。世界

經濟學者。已多所批評。最著名者爲一千九百十八年嘉祿氏所著之馬克思評論綱要。吾人學理上根本研究。當從事於此。蓋「勞力爲價值」學說不能成立。則「剩餘價值」學說亦生搖動也。

二、馬克思歷史上觀察。皆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並存時之事實。究

竟全變爲無產階級時。生產能率。是否不生劇烈之變化。易言之。以生產爲目的之生產。與以資本爲目的之生產。其能率是否同一。馬克思以前。無此歷史上事實以證明之。吾人欲爲

研究。不能不採集今日實行共產國家之事實。以爲證明。然其事實則爲生產能率之向下。已無可掩飾。其爲永久事實。抑暫時事實。實吾人所應爲研究者也。

三、馬克思所謂階級戰爭。能否有一種階級調和方法補救之。此亦爲世界學者所亟亟研究者。

次述列甯之學說。列甯學校。完全以馬克思之主張爲主張。述而不作。惟對於馬克思擬著六篇中未克完成之國家論。引據馬克思英格思之言論。有所闡發。其詳見於列甯所著「國家與革命」一書。其大意如下。

「國家在歷史上之存在。完全保護若干階級。壓制若干階級。以維持其秩序之安甯。苟階級一不存在。則國家自然消滅。」（此主張與無政府主義不同。列

甯氏以爲階級消滅後。國家自然消滅。無須再用人力。無政府主義。則主張首先以人力消滅國家。並不主張首先消滅階級。）然其進行則有步驟。其始也。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戰爭結果。先以無產階級之專制。代替有產階級之專制。易言之。即無產階級者。利用國家勢力。將有產階級制度消滅。無產階級制度成立也。其終也。全社會皆爲無產階級者。則人各自治。所謂真正之民治。Democracy 乃得發現。至此已無須保護階級制度之國家存在。國家當然消滅。共產主義最終之目的達矣。」

對於列甯學說之研究。第一當爲國家是否能消滅。世界學者。聚訟紛紜。最有名者。爲維祿氏之主張。其言曰。「人類共同生活狀態。有二種。一爲有法律強制之共同生活。一爲無法律強制之共同生活。無法律強制之共同生活者。無政府主義是也。共產主義者。力以無政府主義爲非。則共產主義之所謂共同生活。仍在法律強制之下。縱不欲名之曰爲國家。事實上此共同團體組織。與國家何異。不過名詞之別耳。」易言之。除無政府主義而外。國家機關。事實上不能消滅。此爲反對列甯氏最有力之學說。究竟國家是否能自然消滅。此吾人所應研究者一也。列甯氏所謂替代有產階級之專制。此無產階級者。指全體耶。非全體耶。（蘇聯事實上爲布魯西倭克黨之專制。）全體之專制。論理上不可通。事實上不可能。其必爲無產階級中部份的專制也。已無可疑。是無產階級中又生階級。列甯氏所謂真正之民治。所謂國家之消滅。未能實現以前。經濟上階級。縱然消滅。政治上階級。依然存在。共產主義所謂經濟上階級消滅。而一切階級隨之消滅者。似尙待證實。究竟可能乎。不可能乎。此吾人所應研究者又一也。

共產主義學說上簡單陳述。約舉如上。至於進行事實。各國不同。或以公開之議會機關爲武器。或以秘密之結社機關作前矛。或煽動農工。或誘說軍隊。或絡聯學生。皆屬未成熟時之進行狀況。若夫儼然以一民族一國家堂堂發揮施令爲共產主義之試驗地者。唯有俄國。吾人欲研究共產主義進行事實上之利害。自當取資於俄。雖然。吾人研究俄國事實。有應注意者數事。

一、歷史上無論何國。經一度革命。必有一度犧牲。矧共產主義之革命。爲政治經濟性質兩者而有之。犧牲重大。史未曾有。乃當然之事。吾

人不可專憑革命之現象。以斷定其是非。

二、俄國爲掩飾其革命時經過之慘狀。及各種制度試驗時經歷之失敗。始終不作真實之報告。對於國外非信仰共產主義之調查者。復嚴極防範。一入俄境。監視如囚。或以微嫌。輒羅重辟。如此待客。焉有好感。故吾人又不可專憑非信仰共產主義者之調查。以斷定其是非。

三、俄國因各國封鎖政策之結果。深覺孤立危險。故外交政策。以宣傳共產主義。引誘世界各國之革命。爲唯一方針。廣置國內外之宣傳

蘇俄今日之領袖



非。

以上三者。爲吾人研究俄國事實所應力爲避免者。然今日吾人所得寓目之記載。大都含有此三種性質。求其真相。不亦難哉。今茲陳述。爲避免三者起見。不嫌簡單。斯近事實。備讀者藉此爲進一步之研究而已。俄國共產主義進行事實。其大端變化。約可分爲二期。

第一期。自一千九百十七年末（民國六年）至一千九百二十年末（民

員供給以鉅款之費用。凡所陳述多近誇張。吾人更不可專憑此類宣傳員之陳說。斷定其是非。

國十年。此三年中。完全爲破壞有產階級制度。試驗無產階級制度之時期。其間步驟。可分爲二。

第一步。漸進辦法。即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革命成功。蘇聯政府建設時之初步。其最著事實。爲斯時頒布之勞動法規。在此法規實施下。可得而舉之事實如次。

一、傭主與被傭者之關係。仍然承認。不過予以若干之限制。
二、大地主之權利。完全取消。然中產階級地主所有權。并未立時概予剝奪。

三、銀行及大工業。完全歸爲國有。然其他小工業。仍可作爲私人企業。上述制度實施之結果。大工業因原料缺乏及高級勞動者（即管理員技師）之罷工。完全停止。販賣轉輸之困難。產品完全停滯。經濟上當然生絕大之恐慌。於是大資本家中產階級者。遂聯合一致。爲反抗共產主義之革命。戰事結果。歸於共產主義者之勝利。於是第二步之辦法進行矣。

第二步。猛進辦法。

一、傭主與被傭者之關係。完全否認。
二、土地所有權之廢止。嚴格實行。
三、大小私人企業。完全禁止。

最嚴酷者。爲農產強制徵發令。

即農民生產品。除其生活必要數量外。政府概予徵發。此令本不得已而出。蓋因國際貿易封鎖。國內商業廢止。不但工業原料。完全無出。甚至都會絕食。軍隊絕糧。不得不出於強制徵發之一途。此令施行後。農民因其生產之所得。除生活必要外。概予徵發。遂相率不爲自身生活必要外之生產。於是耕種之區域。意

外縮小所出之農產。當然銳減。繼以飢餓。人相食矣。

上述制度實施之結果。一爲國際封鎖政策。日益嚴厲。國際間經濟上互相作用。完全絕望。一爲國內商業工業。一律停止。一爲交通機關。全體停滯。一爲農產區域之耕作地。大部分荒廢。其中蘇聯政府所最感痛苦者。爲農業荒廢。蓋俄國人口十分之九爲農民。農民痛苦如此。政府無以立足矣。此實爲一千九百廿一年列寧氏決行新經濟政策之一大動機。要之此三年中。蘇聯政府爲破壞有產階級制度所取之嚴酷對人手段。吾人認爲革命時應有之慘狀。不過程度之差耳。不欲効反對者口吻。多所羅列。至爲試驗無產階級制度所經過之辦法。吾人誠不能不認爲失敗。列寧氏決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於革命第四週紀念日論文中。已自行承認其言曰：「真正革命家最大危險。即熱心之餘。往往顧小失大。因無識舉動。致遭滅亡。」并引英格思之言曰：「無論何時之革命中。輒不免無識過舉。」以爲證。又云：「吾輩所作無識過舉。力求其少。已作之過舉。不可不速講善後之策。」此實對於三年中試驗失敗之自白詞也。

第二期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民國十年）至現在。此數年中。完全爲實
行新經濟政策之時期。此政策是否能貫徹共產主義。實
吾人所應研究之點。易言之。即在蘇聯政府限制範圍內。復許有產階級
之存在是也。反對共產者非謗之曰：「資本主義之復活」或
曰：「資本主義之投降」。贊成共產者辯護之曰：「達共產主義最後目的之手段。」或曰：「共產制度下
之有產階級與資本制度下有產階級不同。一
有限制無制限。且爲一時之經過。非最終之

目的。」吾人姑置非謗與辯護二者之詞於不論。試舉其新政策施行後事實。以供讀者之研究。

吾人欲討論新經濟政策。首當注意實行新經濟時。列寧在革命第四週紀念日所發表之言論。茲錄其要點。俾讀者知新經濟政策根據之所由來。

其言一曰：「吾人至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止。所努力之事。在使大工業復興。直接與小農經濟。發生交換關係。並使此大工業。化個人私有爲社會公有。爲供給大工業需用之資料原料起見。不能不強制徵發於農民。乃以新經濟組織。替代舊經濟狀況。一種革命方法也。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春以來。吾人即探改良方法。以代替革命方法。對於舊時社會秩序。經濟秩序。商業農業小企業之資本主義。不願過事破壞。且欲於可收其權於吾人掌握中（共產黨）抑或置諸國家管理下可能範圍內。使商業及小企業之資本主義。再行復活。吾人將於從前相反方面。一盡其改良任務。」云云。此列寧氏明明承認於一種限制下。恢復農工商之資本主義是也。其言又曰：「共產主義與商業。完全若無關係。然自國民經濟上觀察之。共產主義與商業之關係。實與農業無異。」又曰：「農業非與極度發展之大工業及電化交通業並有時。商業實爲工業與小農之連鎖。」云云。共產主義。首重農。次及工。而所反對者爲商。至此公然承認商業爲必要矣。一言興商。則資本主義。不能不於相當範圍內使之復活。勢必然也。其言又曰：「吾人主張。戰勝世界時。常用黃金建築世界首都之廁所。世界大戰。因緣於黃金者久矣。以此種黃金之正當用途。告知喜金而嗜

戰之人類。實為最好教訓。然吾人欲實行此事。尚須隱忍數十年。在此期中。不可不於其他事業之進行。為同一之努力。其努力唯何。吾人應以全力節省黃金。以高價售出蘇聯黃金。以低價換入國外貨物。」云。此實受國際封鎖痛苦之極。而希望與各國通商之一種辯護詞也。

新經濟政策者。即根據列甫氏所宣布之言論。自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三月起。次第進行。其大端如下。

一、甘於承認不宣傳共產主義之條件下。與資本主義之國家之次第訂結通商條約。

（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三月與英訂約後。至今日。其他重要國家。除美國外。均已締約。）於是注全力於於（一）對外通商之獎勵及其機關之設立。（有國家經營者。有特許私人團體經營者。有公私合組經營者。）（二）外資輸入之獎勵及外人經營大工業之特許。蓋自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蘇聯政府對於國際貿易。竭力進行。



一日千里。惟恐不能恢復資本制度時對外貿易之舊觀。此實為信仰共產主義者始料所不及。且其方針。國別不同。其對於東方之國際經濟政策。詆之者甚至名之曰赤化之帝國主義。證以中東鐵道近來之活動行為。實不無可疑。關於蘇聯國際之經濟調查。吾人為自衛計。已有切實研究之必要。願讀者加之意耳。

二、頒布農產稅法。

前述之強制徵發令。完全廢止。仍以租稅方法。徵收田賦。易言之。即使農民生產所得。除納規定之租稅外。可全歸已有。與現今世界通行者無異。不過標準之點。累進之率。各有異同。其利害擬他日別為專論。

三、商業機關之恢復。

農產物全部及工業製品大部份。均許自由運輸販賣。市場商店。林立街市。與資本制度國家之都會現狀無異矣。

四、小工業私人企業之特許。

漸讓渡私人。

綜觀以上所述。則資本主義在蘇聯政府限制範圍內。相當恢復。於是相隨而至之資本所有權。遺產相續權。不能不承認。（但資本稅徵百分之二十五。相續稅徵百分之五十之高率。）貨幣制度。不能不成立。銀行機關。不能不建設。大資本家。雖不能發生。中小資本家。已當然出現。故新政策實行後之蘇聯國家。謂之為限制的共產主義。固可。謂之為限制的資本主義。亦無不可。至於新政策實行後之成績。可得而舉者。

一、此五年中農工業生產能率。較前三年逐漸增加。

二、此五年中交通狀況。次第改良。

三、此五年中財政收入相當增進。

然還謂之恢復舊觀。尙將有待。要之此八年中。蘇聯政府試驗共產主義

結果。最困苦者一言以蔽之曰。生產能率之向下。夫資本制度生產能率

之高者。完全爲私有慾所衝動。蘇俄前二年中所試

驗之制度。爲完全否認私有慾。因之生產能率。幾降

至零點。後五年所試驗之制度。爲相當承認私有

慾。因之生產能率。比例增加。承認私有慾之有無大小。是否與生產能

力有不可離之關係。實爲共產主義者躊躇莫決之問題也。吾友嘗戲語

曰。『人類性質。公私並存。有私無公則禽獸。有公無私則鬼神。共產主義

者。完全以有公無私之精神。驅使人類者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故究

竟此新經濟政策。將生若何之變化。實吾人

朝夕所期待。欲得以資研究者。果如共產主

義辯護者所云。不過一時手段。仍當逐漸傾

向於純粹共產主義之實施乎。或竟如反對者

所云。實爲降伏先聲。將次第恢復資本主義之

舊觀乎。仰或別成一種國家社會主義。(近日學

者對於新經濟制度名之曰無產階級專制下之國家社會主義)始

終介立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乎。吾人雖

不可得而知。然相當時期中。必有若干變化。以供吾人研究。則可斷言也。

故在今日吾人所知者。一爲共產主義學說與事實不符

。二、(即舊觀)以無產階級之專制。代替有產階級之專制。將有產階級制

度廢除。全體變爲無產階級者。於是真正之民治發現。國家自然消滅云

云。已述於前徵之八年中所行事實與結果。實不如是。一爲今後

共產主義學說與事實。必生若干之變化。故假定吾人苟信奉共產主義。將採用蘇聯前二年之政策乎。或後五年之政策乎。抑別開方面。另設計畫乎。實吾人所應預爲研究者。故吾人以爲在此學說事實莫衷一是之時。與其宣傳拒絕。共走極端。曷如相與攜手。同歸於研究之途。僕雖不敏。請自隗始。

國聞週報第二卷全卷出售

本報第二卷全卷計五十期。現僅存有二十餘份。每份仍照原價收洋五元。如蒙購閱。請逕向上海山東路二〇二號接洽。外埠函購。不收郵費。



各國重要實業統計上之觀察

廖炎

自晚清統計以來對外不競國力衰微有識之士莫不奮然崛起以振興實業爲其職志清末成立農工商部至今二十餘年各種實業亦既漸有發展之趨勢而其間盛衰起伏因時推移則莫不各有其特別之關係非就統計上之情形爲分析式之觀察殊無以明其真相所在爰據各種官私統計報告分類摘要叙其興廢之原閒亦引伸己意略加論斷俾留心斯業者有所參攷亦庶幾鑒往知來之意云爾

一、農墾業 我國自古以農立國而人口又爲世界之冠宜乎農墾事業超越全球不應再有棄貨於地之歎顧按之實際不唯西北萬里極目荒涼無人爲之開闢卽內地人烟稠密之處亦復官荒畝脫所在多有自清末以來始稍稍有人提倡開墾各地之農林墾牧等公司漸次成立逮至十二年止在農部註冊者共計八十五家資本金五十萬元以上者九家十萬元以上者二十三家此外山西河南浙江等省並有水利公司共十一家資本雖不甚多而灌溉之利甚溥比較各省墾荒成績亦以該省爲較優據各省統計報告由民國三年至民國九年各省已墾荒地畝數如次

京兆	四七一、〇六九畝	直隸	一八〇、三二一畝
河南	四、四二四、四四一畝	山西	一九、一七八、二四六畝
江蘇	二一七、七九一畝	江西	三四一、二二〇畝

浙江	一三、四七七、六八一畝	湖南	二、四九二、〇八五畝
陝西	三八三、六八七畝	熱河	七五三、三二二畝
綏遠	三〇一、三三九畝		

據右表各省農墾事業不無漸次發展之望但歷年由外洋輸入五穀棉花木材等物爲數乃極屬可驚平均五穀類值關平九千餘萬兩棉花四千餘萬兩木材一千五百餘萬兩占輸入總額百分之十五強若不竭力擴充種植則國力終無充實之望有斷然者

二、鑛業 自民國三年廢止前清鑛章頒布鑛業條例取鑛業國有主義對於首先發見者予以優先權利於是向來地主把持之弊以除並於條件限制之下許外人投資經營寓寬於嚴中外交便迄今全國領鑛區域達九萬四千方里以上礦產物之總價民五有統計可徵者年約一萬三千萬元曾經註冊之公司共六十五家資本總額約七千三百餘萬元不可謂非民國以來一大進步惟各公司無論爲中外合辦或中國人自辦其規模稍大資本金在百萬以上者莫不聘有外國工程師爲技術主任吾國辦鑛人才缺乏於此可見至於礦產若北方之煤東部各省之鐵雲南之錫湖南之銻滇湘之鉛鋅湘贛粵之錫貴州之汞出品價值均屬可觀煤之進步最速五年全國產一千五百餘萬噸十一年一千九百餘萬噸十二年二千二百餘萬噸又南方所產金類六年純錫出口達三萬四

千餘噸。爲全球之冠。歐戰後錫價大落。至八年僅八千二百餘噸矣。錫之最盛時。出口者年約一萬噸以上。後亦減至八九千噸。生鐵一項。平均約在四十萬噸上下。錫礦產額。九年約有一萬餘噸。列世界一二等。嗣因市價跌落。復遭美國重征進口之稅。以致銳減。湖南水口山之鉛。五年產量。鉍二萬六千餘噸。鉛一萬餘噸。八年以後。又大見減少矣。統計各處情形。除煤產確有與年俱進之趨勢外。其他產量。均無一定。不免踟蹰盡旋衰之弊。蓋實際上並無充分發展之實力。其盛也。大抵因外國產力消乏。乃得暫收一時之利。迨外人實力恢復。則吾之進者。又復退矣。終不能與之相競持也。是尤談礦業者所宜注意及之。

一 之 廠 工 業 實 要 重 內 國



廠 鐵 萍 冶 漢

三、紡織業 在近年中。吾國工業中。進步最速者。厥惟紡織公司。當民國八年以前。自辦之廠。僅二十九家。紗錠數目。六十五萬九千七百五十二。布機數目。二千六百五十。洎歐戰起。輸入銳減。金價又大低。於是紡織工業。乃呈突飛之現象。八九十一年。每年均有數廠之增加。逮至十二年止。廠數增至七十六家。資本總計一萬二千三百六十餘

萬元。紗錠數目。三百二十二萬一千四百八十六。布機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九。而外商經營之三十七廠。尙不與焉。但自十三年以來。棉價暴漲。紗價暴落。一時驟呈恐慌現象。停工倒閉者。時有所聞。迄今仍衰疲不復能振。願查各廠出紗之量。每年不過九十萬六千二百餘包。平均約值銀一萬三千七百餘萬兩。而棉貨之輸入者。約值關平一萬七千三百萬兩。乃至二萬萬兩之鉅。輸出者最多不過一千四百餘萬兩而已。據此可見吾國產量尙少。銷路甚多。儘有充分發展之餘地。而年來所以一蹶不振者。其原因純在交通阻滯。棉產減少。棉貴紗賤。成本太高之所致。故今日欲振頓紗業。除設法整頓交通。推廣植棉外。殊無辦法之可言也。

四、絲茶業 絲茶兩項。從前爲出口大宗。上等絲出口者。最多時。每年約二十餘萬担。民國以來。每年減至十萬担上下。九年最少。僅八萬担。下等絲平均年約二十七萬担。茶出口者。最多時約二百萬擔。元年以來。約一百萬擔。九年減至三十萬擔。近年稍稍恢復至八十萬擔。綜觀歷年情形。以九年爲最劣。蓋其時歐戰方酣。世界銷場銳減。故有此特別衰頹之現象。而民國以來。銷路所以不如從前。則以我國絲茶製法窳敗。而日本俄國印度等。又竭力提倡種製方法。彼之出產日精。我之出產日劣。因而華產銷路。強半爲其所奪。至我國出品不良之原因。由於無大規模之公司。爲改良農工業之計畫。奸商小販。又復恣意舞弊。無人過問。商界上之信用。遂以暴落。而莫能振。今觀全國蠶桑業公司之註冊者。不過五家。資本金最多者。不過二萬元。茶業註冊商號。僅有十家。資本至多者。亦不過二十萬萬。衰敝至斯。良堪浩慨。長此不振。恐再過數十年。華產將無行銷之望矣。

五、機器工業 機器工業中。以麵粉業。製油業。鐵工業。火柴業。電氣業。

等爲巨擘。製粉業註冊者一百零五家。資本總額三千一百餘萬元。爲新式工業中發達較著者。但據海關報告。十一年輸入雜糧麵粉值關平一千六百四十餘萬兩。十二年二千七百餘萬兩。十三年三千餘萬兩。輸出者反是。十一年三百八十餘萬兩。十二年九十七萬餘兩。十三年略同。輸入越過數極懸殊。且入口者與年俱增。出口者逐年遞減。此則由於哈爾濱長春一帶之麵粉廠。受俄人苛稅束縛。幾於全體歇業。故產量因以日就減少云。製油公司註冊者三十一家。資本金僅四百餘萬元。大部分之製油原料均爲外人收買。輸出自製。每年輸出之數。黃荳約值關平四千五百餘萬兩。花生約值一千二百餘萬兩。芝麻值一千二百餘萬兩。而荳餅花生餅及他種子仁。約共值六千萬兩。亦爲半製油之原料。假令吾國能設廠購機。自行製造。所得利益。豈在少數歟。鐵工爲各種工業之母。吾國程度極幼稚。來部註冊者僅二十一家。資本總計不過五百萬元。其百萬元以上者。僅上海之和興鋼鐵公司。漢口之揚子機器公司而已。據海關報告。每年輸入之各種機器。平均約值關平四千萬兩以上。各種車輛約值一千數百萬兩。此後各種工業。漸次勃興。輸入之多。更可想見。如能自行製造。則每年挽回之漏卮。至少常有七八千萬元之鉅額焉。火柴公司註冊者共七十二家。資本總計七百五十餘萬元。民國十二年輸出值關平一百二十八萬九千餘兩。輸入值九十三萬五千餘兩。兩抵輸出越三十萬兩之譜。足見國內所製火柴。已足供國內之用。電氣業以電燈電話較爲發達。電燈公司註冊者一百零三家。資本總計二千九百五十三萬元之譜。電話公司註冊者三十家。資本總計一百三十餘萬元。（各省官辦者不在內）以全國城鎮計之。有電燈設備者。不及十分之一。電話則不及五十分之一也。

依舊重用人力之運輸



六、化學工業 化學工業中。以製糖製革造紙燭皂等業關係最爲重要。糖類一項。每年外貨輸入者約達八千萬元。以至九千萬元。占輸入全部十五分之一。有奇。（土貨出口者不過三百萬元）民五以前。農部註冊之製糖工廠。僅福建有二家。資本總計不過七十萬元。渺乎九牛之一毛而已。十一年。上海中華民國製糖公司成立。額定資本金一千萬元。是爲最新式製糖工廠。自是廠設之次年。輸入糖價。即減少一千五百萬元。如再有繼起者。其效果當有可觀。皮革一項。每年輸入熟皮。約計一千萬元。（已製皮件不在內）而輸出之生皮。約計二千萬元。假令吾國內製革工業。充分發達。不唯可挽回千萬兩之漏卮。且可擴充千萬兩以上之銷路。豈非國家之大幸。顧查製業公司之註冊者。全國不過九家。資本總額不過四百萬元。固由技術人才太少所致。而實業界無人倡導。抑亦絕大原因已。造紙與文化進步。關係極大。近年新設之公司。如濟南之華興。上海之寶源。吉林之興林。杭州之武林等。造紙廠及蘇州之華盛。上海之業興公興等。卡紙製造。成績皆有可觀。但總計註冊者不過十四家。資本總額不及一千萬元。而每年外貨

之輸入者。十一年約值關平一千三百六十八萬餘兩。十二年一千六百六十二萬餘兩。十三年一千八百萬餘兩。繼長增高。未有底止。可慮孰甚。燭皂公司。註冊者四十家。資本總計一百十餘萬元。製碱公司六家。資本總計八十餘萬元。規模皆甚狹小。每年外貨輸入者。平均價值關平六百餘萬兩。凡上等化粧品。多來自海外。本國製品殊不足與之頡頏。此外各種化學工業公司十一家。資本總計二百萬元。成品均不見佳。每年輸入香水脂粉。平均尚有四百萬元之多云。

七、窯業 窯業分玻璃磁器。洋灰磚瓦四種。玻璃自前清光宣之際。即已萌芽。北京及廣東大沙頭兩公司。各耗資在百萬元以上。而完全歸於失敗。其後成立者。僅山東之博山。江蘇之耀徐。湖南之麓山。直隸之耀華。及北京天津濟南等處最小之



工上廠工浦樹楊海上

玻璃器具公司數家而已。統計資本金額。不過二百八十餘萬元。耀華規模較大。成品亦不甚佳。且產額極屬有限。每年外貨輸入者。平均約五百萬圓。磁為中國名產。今則窳敗殊甚。每年輸入洋磁約二百數十萬元。中磁已無出口之品。粗細磁業公司已註冊者共十四家。以江西磁業公司為最著。然資本僅四十萬元。規模並不見大。其次若湖南之醴陵。雖為後起名廠。其規模更小。僅有資本十萬元。資本小故設備不周。設備不周故

研究不充分。其無偉大之發展也。亦宜。水泥磚瓦。皆為建築材料中之要品。水泥公司共有五家。一、唐山之啓新公司。資本一百萬元。二、大冶之湖北水泥公司。資本六十萬兩。三、灤州之啓新分廠。資本三十萬元。四、上海龍華之水泥公司。資本一百二十萬元。五、上海龍潭之水泥廠公司。資本五十萬兩。皆有數年之經驗。出品亦甚合用。磚瓦公司則規模大者絕少。除廣東之裕益公司。資本三十二萬元。上海之華大紅磚瓦廠。資本十萬元。為較有希望之機器工業外。其餘註冊者十二家。皆係五萬元之以下。之小廠。出品皆舊式磚瓦。不足稱也。今據海關報告。每年輸入水泥。約值五百餘萬元。以至六百萬圓。磚瓦輸入者。約值五十萬圓。以此知供不應求。亟有擴充之必要矣。

八、菸酒業 菸酒為奢侈品大宗。每年菸及紙烟輸入者。約值關平四千三百餘萬兩。折合銀元六千四百餘元。酒類輸入者。約五百餘萬兩。折合銀元七百五十萬元。為國家絕大漏卮。而本國菸酒公司註冊者。惟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資本一千五百萬元。江蘇永泰和及興業烟草公司。資本各一百萬元。張裕釀酒公司。資本二百萬元。及北京玉泉啤酒公司。天津華蓐啤酒公司。江蘇惠泉啤酒公司。出品尚佳。足以抵制一部分之外貨。其餘釀造公司七家。烟草公司十二家。資本既小。製品亦劣。殊無對外競爭之力。此則言提倡國貨所宜注意者也。



日本新故兩閣嬗遞中之政局觀

周曙山白
東京寄

東鄰日本。相距我國。僅隔一海。而至最近三十年以來。彼此國際交涉。亦極繁複。諒我國人。概俱知之。茲不並論。特吾於地理的和歷史的觀察。而覺吾等國民義務上。對於彼邦之內情。斷不可無透澈了解之必要。藉使不泥夫知彼知之古訓。然常開放時代。熟達海外事情。增具世界常識。又安可輕。觀夫日人之於我國也。凡屬一區一隅。一事一物。靡不著有專書。介紹全。國。尤其將我古今的政界要人。思想學者等。不斷分別調查。積成巨帙。嘗聞吾國人編史記事。往往不如日本人代我纂述之。詳且確。反而取照之。相形自揣。豈不汗顏。吾作是篇。原不敢居為貢獻。祇在拋磚引玉。以期國人早能有如上述之猛省。從此相勗相勵。共同探討與研究而已。

作者識

日本第五十一屆國務議會。是於一月廿一日正式開幕。三派鼎立。朝野相持。觀其唇槍舌劍。轟轟烈烈之氣概。一若吾國各軍閥之爭權鬭勢。提兵相見之兇猛者然。雖然。此不過為表面比擬。略有相似。但試考其實際。要自有根本不同之點。蓋日本政黨之爭執。僅以政見殊趨。不能相合。而其各派目的。無非都在唯一的為國家求進展。為國民謀利益。大非似吾國軍閥之私鬥。觀機離合。仇睦無常。徒創國家之元氣。以賭個人的地盤。甚至垂危乞鄰。引夷自殺。如斯倒行逆施。宜云之何。尚可與語為國為民。

乎。順筆拉及。不應長論。惟願讀者須有此等明辨也。然彼議會。正當互相質辯。局勢緊張時。而其首相加藤。忽告病故。于是其同派閣僚。痛失領袖。驚慌失色。遂俱露意辭職。不聞朝政。此於日本帝國之前途。當然要受很大的打擊。今雖各方交涉。已准內相若槻氏兼繼其後任。然而憲政會之閣運。將來能否持久。與夫日本對於內外一切政策之方針。有無改變。全以此時為關鍵。值得吾人以注意。但吾人欲聞一國政治之趨向。當先明其政局中心之人物。故以下先就其新故兩內閣之事略一述之。

一、加藤高明事略

日本已故內閣總理大臣加藤高明者。舊尾州藩士服部重文之次子也。生於公歷一八六〇年一月。卒年六十七。幼名總吉。迨十三歲時。為同藩加藤武兵衛之養子。始改今姓名。加藤氏。少而聰穎。早中該藩優秀才。因此才名顯著。遂博藩屬資助。復得遊學於東京帝國大學。及一八八一年畢業後。旋入北海道三菱支社為役員。彼時該社社長岩崎彌太郎。以其服務勤謹。頗垂青睞。俄以長女春治子妻之。大得其庇蔭。一八八七年初入官塋生活。但此亦不過為外務省之參事官耳。未幾轉入大藏省。歷任銀行局長及主稅局長等職。後復回至外務省。常政務局長任。折至甲午中日戰起時。當被派為駐英全權公使。始大顯其外交之手段。一八九〇年。伊藤內閣成立時。

以其長於外交也。即以外務大臣座與之。然時奉職僅一稔。因閣倒而彼亦自辭退。翌年由高知縣郡部舉為衆議院議員。一八九三年又由橫濱市推舉其連任。又三年西園寺內閣成立。再任用之為外相。未久去職。重為駐英之大使。是時也。英日聯盟之約告成。實得加藤氏在英活動之力為最多。所惜轉瞬解約。功成泡影。未免徒勞奔波矣。一九一二。當第三次桂內閣成立。復就三次外相之榮祿。嗣與桂閣同時掛冠下野。乃參與桂氏所組織之立憲同志會。進黨。輒為副總裁。桂氏歿後。乃被舉為憲政會總裁。一九一四年大隈內閣

理總閣內故已本日



成立竟為第四次外相且勅任為貴族院高議員在此明期中所最稱為能事者則為對

付我國以限定二十四小時答復之哀的慶敦書。強迫賊袁。結下廿一條苛約。但在日政府以其有功於帝國。遂藉勝德之名。封為子爵。其後止為在野黨首領。蟄伏十年。直至一九二四年。清浦內閣傾覆。後所謂以政友、憲政、革新三派聯立內閣之首班。即於是年六月十一日。拜受欽任內閣總理大臣。但至去年七月內。三派內閣。雖違渙散。彼仍未失為憲政會單獨內閣。繼續至今。本屆議會開幕時。彼猶出席登台。暢述其對內對外之政策。不意於次日廿二。即膺重病。僅

延至廿八日上午八時後。竟然放棄其一生之抱負而與人間永訣矣。逝後。追諡為伯爵。正二位大勳位菊花大綬章。加藤歿去。攝政皇太子鑒於各派逐鹿競爭之熱烈。是晚即使入江侍從長。銜旨赴興津。徵求元老公卿西園寺意見。而一般輿論。大多為剛代理一日首相者之內相若槻氏鼓吹。追念九日夜開改組內閣會議。暨入江氏復命。亦皆傾向於若槻。遂於三十日舉行欽任式。是則日本內閣之大柄。今已兩度操持於平民。三次握於憲政會之手矣。

二、若槻禮次郎小史

日本從三等勳一位新任內閣總理大臣兼內務大臣若槻禮次郎者。本為島根縣貧寒士族。與村讓之弟。生於一八六六年二月。現年六十一。少時曾承繼與已故同藩若槻敬氏為養子。故更今名氏。自幼讀書。喜攻財政學。至一八九二年於帝大法科畢業後。即廁身官場。當其三十八歲及四十八歲時。兩次桂內閣成立。彼皆被拔於大藏省供職。其間官履。曾歷任愛媛縣收稅長、大藏書記、大藏參事官、主稅官、大藏省主稅局長、大藏次官、行政裁判所評定官。暨其他臨時國債整理局長、錦雞間祇候等職。迨夫一九一二年第三次桂內閣成立。並一九一四年大隈內閣成立時。彼皆被任為大藏大臣。且於此時。以主張「排政略而爭政策」之事。與今加藤氏之理想主義甚相合。彼此遂互契。是故以後出處。完全與加藤氏一致。因亦在野十寒暑。一九二四年加藤氏起而組閣。彼亦隨出仕內務大臣。相輔相倚。以迄今日。初不料一朝代理。於刹那間。即扶就正位。所請塵世多變。幻若秋雲。誠令人難逆觀也。

自去秋三派聯立內閣崩裂而成憲政會單獨內閣。以至於今。吾人見其



若命時之答辭暨於憲

政友本黨、政友會及由本黨脫籍者所組織之同交會等。對於內閣攻擊佈戰之堅嚴。與各方面主張對於本屆議會向機解散之紛議。可知加藤一死。則於議會議程上所有種種重要案件。愈無結束。縱置忽論。即以內閣與議會之自身問題。亦有不堪收拾之可慮。然而事將隔日。如此繁難結穴。居然平穩度過。毫未破壞。於此一點。吾不能不佩服日本人機敏果斷。所見能大竊意其慕爾島國。稱雄世界。未始非此等優良民性之所致。每懷祖國。不禁感慨係之。至於若槻內閣將來於內治外交上之主義與實施。畢竟如何。今雖以時間關係。無所足徵。但於其小史中觀之。已可默會。而且在彼領受大

禮說。綜其大旨。並無其加藤新政見。不過將盡加藤民在世之志所未盡。更就各派要人

所發之言論。及各黨所持之態度。亦皆認其祇是加藤內閣所延長。蓋以同一質素之閣僚。於同一政策下而繼任。將能行何新政乎。

然而吾於最後。再將加藤內閣時事略述之。以爲此反證。夫加藤組閣。是以實施普選。改革貴族院之二大標語。收買人心而登台者也。如今普選法案。雖於前次議會。業已通過。但遙遙一年。仍同壁上廣告。未視實劇。貴族院革新。僅聞高調。按諸事實。已是不可能現象。此在輿論方面。本早攻擊而懷不滿。其他違反民意之事。如所謂勞働立法。不啻爲壓迫勞働運動法。或取締勞働組合法。是故迄今勞働界。猶復聚衆示威。呼籲反抗。又

如普行軍事教育。不分官私立之中大專門各學校。一律使成兵營化。雖經全國學生。羣起反對。其奈充耳不聞何。更如禁止社會科學研究。復興文字獄。逮捕帝大學生四五名。不許教職員起訴。帝制虐治。舉國不平。至謂一般社會政策。極無誠意。總屬顯然。即於數年前所議決而公佈之健康保險法與工場改正法。至此尙欺慢延宕而不施行。又何怪怨言載道乎。其最稱爲遺憾者。輒爲去年十二月二日。解散全國無產政黨事。彼以十數萬農民勞工。三十餘有組織團體。經四閱月奔走協議。始結成爲唯一的日本空前未有之創舉。不意日當局。僅以似乎含有共產主義的嫌疑。即依治安警察法第八條。一揮手而解散之。未免操之過當矣。嘗閱日報時論云。『蔑視國民意思。就是政治實際。』又曰。『不過官權強大而已矣。』觀此一斑。可知民間怨忿。到何程度。其實民意所趨。在上者似宜善導而輔正之。方爲得策。豈徒專制高壓所克服。彼夫該黨。雖因暫處帝政威嚴下。屈服一時。但觀其被解散後之聲明書及見近來活動之頻繁。可知重整旗鼓。並未絕念。不但此也。且如一月三十一日之晚。於此近幾極繁盛之區（東京銀座街）突然發現無政府黨數十人。捕不勝捕。以致目前議會上引爲絕大之紛爭。豈非當局者。過於酷厲所激成。若就外交方面論。要以對華爲最著。此據加藤在世向人言。彼是常謂抱定絕對不干干涉主義。或非軍國主義。非侵略主義。以自誇者。但舉最近出兵滿洲之一端。是非雪白。何以自解。總之。加藤內閣。不愧爲帝政下之生存物。高壓獨斷。陰險欺瞞。誠不適於現代新潮流。但今若槻內閣。既不能悉其非從而刷新之。反謂繼續踏襲。絲毫不改其主義。以愚觀察。如此行去。匪特閣連危險。難見其長存。且恐帝制壽命。亦將爲此而促短。是否得當。姑拭目以俟之。



衣飾瑣言

▲手杖

祿

歐美人士出門時。手裏每攜着一根手杖。我國人又譯稱為司的克。這司的克現已成為我國的時髦品了。追溯他的起緣甚古。當數千年前。希伯來人人有携手杖的風氣。不過那時的手杖。形狀粗劣。和牧童用的趕羊木棍差不多。歐洲當封建時代。酷好尚武精神。那時男子出門時多佩劍。後來法律禁止私人決鬥。佩劍的風氣漸。於是漸漸用手杖代劍。英國當薏力沙白皇后時代。携手杖的風氣最盛。男子若不擎着一根手杖。簡直不便出門。當路易十六時。法國亦染此風。不但男子。連女子亦都用纖細的手杖。杖上都刻着關於愛情的花式語句。可是到現代。携手杖的風氣。似乎已盛極而衰。女子更絕對不用這勞什子了。



國內外三週間大事紀

公展

(自二月四日至二十四日)

國外之部

▲日本政局 日本政局在此三週之間。波瀾起伏。蔚為奇觀。初則議會對政府作嚴厲之攻擊。而尤以稅制案為切要問題。政府為對付計。亦有解散議會之趨勢。繼則政府黨之憲政會與政友本黨妥協。成立協定。政友會乃與本黨斷絕提攜。而解散之愁雲為之一掃。此後之議會中心。或將由衆議院而移於貴族院。是否即能順遂無事。難索敢必。今將經過情形撮紀如左。

(一)對華問題 自二月一日若槻新首相聲明新內閣施政方針。係照前內閣成規。後小川平吉攻擊對華政策甚力。三日。西原借款整理案在衆議院提議。先由大藏大臣說明理由。結局交付委員會討論。至二十三日。西原借款整理案附加希望條件。始由委員會可決。此外五日衆院佐佐木春作(政友)提出對中日親善之質問。八日上院本會議。藤村義郎男(公正會)質問滿蒙政策。下院有森恪(政友會)質問外陸兩相滿蒙政策。然本屆議會中。對華問題非主要論爭之點。二十三日。憲政會開新內閣成立祝賀會。若槻首相演說云。『中國之獨立主權。當極端尊重。對於其正當之希望。亦當以好意接受之。惟同時日本帝國在中國之權利與利益。須排除各種障礙而擁護之。日本帝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當

斷然支持之。無論世界何國。苟有對日本同胞為差別的待遇者。當據理力爭。並促其反省』云云。即此可見日本之視滿蒙為己有。實已成為上下一致之國論矣。

(二)稅制問題 稅制案為本屆會議最關主要者。三日審查。開始質問。研究會幹部。為避免政局紛糾起見。努力於憲政本黨間之協調。至十四日晨。濱口藏相始與政友本黨之元田肇氏會見。交換稅制整理案意見。力求妥協。大致政府對本黨。可以容認本黨自作農免租稅之主張。拋棄政府地租減少一分之主張。又定教育費國庫負擔增加額為三千萬元。折衷於二千萬與四千萬之間。十七日上午。稅制小委員會。俟各黨態度決定後。自下午五時起。繼續開會。直至十七日深更。憲政會與本黨卒成立妥協。其妥協點如下。(一)地租一分減稅暫行中止。教育費國庫負擔更增加一千萬元。(二)自作農免稅。居住地以外包含隣接町村所有地二百元以下者免稅。(三)義務教育費國庫負擔總額定為八千萬元。十五年度則為七千萬元。(即增加三千萬元)其餘一千萬元俟後年度財政上有餘裕時。與他緊急設施同時考慮。(四)十五年度軍事教育費增加一千萬元。向議會提出追加預算案。十八日。妥協案在小委員會中正式決定。十九日預算各分科會均照原案通過。二十日。稅制協定案仕

下院本會議提出對於元田稅則委員長之經過報告。有三三之質疑。而討論之第一聲。乃從政友會之反對開始。是日贊成者與反對者兩方面大開舌戰。二十一日。稅制案之憲本妥協案。雖經政友會之歷戰苦鬥。卒無效果。二讀三讀均完全照原案通過。惟師範教育費問題。上下兩院皆起反對。鐵道敷設法改正案。二十日在下院委員會否決。二十三日。又在下院本會議中否決。憲政會無可如何。然預算案則政友會之修正案被否決。政府案以大多數通過。此因早爲一般人所能預料者也。

(三)海軍預算問題 三日衆議院開會。秦氏(政友會)爲海軍預算案向海相有所詰問。謂三億二千五百萬元之建造補助艦計畫。削減爲二千六百萬元。

日本

政友

會總

裁田

中義

一



是否不碍及國防。小野氏(政友會)則指摘明年預算爲數太鉅。謂爲違反平素主張。十七

日義務教育費增額妥協以後。海軍計畫不免稍受影響。然下屆預算決探國防第一主義。務使海軍計畫實現。關於此層。首相藏相海相均已互相了解。但海軍財算已受政友會之猛烈攻擊。因此貴族院方面之軍部出身議員。連日交換意見。其前途極堪注目云。

(四)勞動法案問題 六日。日政府閣議將勞動組合法案審議完畢。決定即奏請裁可。提出議會。計法案共三十六條。九日提出下院。日本各勞

動團體反對此項法案。其理由謂該法案縮小組合之權限。且不保護勞動者之加入組合權。故七日在東京大阪兩處舉行反對該案之大示威運動。十七日勞動組合法案上程。政友會馬賴甯氏首先質問勞働法之目的。次言勞働法案重要之點。多缺焉未備。要求首相答辨。議場頓時沸騰。十八十九兩日繼續質問。據若槻首相云。勞働組合法案雖能通過。而海員組合別有海員法之特別法。不能適用勞働法云云。似海員又不受該法案之限制也。

(五)政同合併 日本政黨間之形勢。除憲本妥協外。又有政友會與同交會之合併。合黨交涉八日在議院開始。十一日。兩黨代議士會相互承認合黨覺書。政友田中綱裁以下。兩黨代議士皆參加。開盛大懇親會。政友會黨員總數由此已達一百六十名。與憲政會祇差數名矣。

(六)內閣情勢 自鐵道敷設法改正案於二十日被下院委員會否決。仙石鐵相即露辭意。經宇垣陸相之挽勸。始行打消。然仙石雖允留任。至國會會期終止。而國會閉幕以後。勢將仍行辭職。屆時內閣似將改組也。▲國際聯盟 自洛迦諾條約成立。歐洲爲和平空氣所瀰漫。顧今則又漸有陰霾矣。此所謂陰霾者。即由德國加入國際聯盟而引起者也。德政府根據洛迦諾公約。本月八日閣議決定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會請願書。詞句。十日。請願書送交聯盟會祕書長。請儘速將此書列入聯盟會議事程序中。據德國之半官文告。德國加入國際聯盟。志在辦理國際問題。如修正不可實施之條約。合作普及裁兵事宜。保護國外少數民族之權利等等。可見德國志不在小。法國遂認德國之加入聯盟。爲對於凡爾塞和約加以新打盤之先聲。即有與比外相共商政策之擬議。而首先引起爭執者。厥爲德國謀佔行政會中永遠會員一席之要求。此事反對者爲法

國及其與國。而贊成者則爲英國一派。原來行政會永遠會員。屬於美英法意日五大強國。美國不加入聯盟。故祇有四國。現德國即望補美國之缺者也。聯盟行政會現定三月八日召集議會。討論德國入會問題。一俟德國入會之請願經議會允後。行政會再將考慮以德國爲行政會永遠會員之問題。至德國以外之他國所有行政會永遠會員席之要求。三月間將不正式提出。擬九月間集議時再行提出。此種辦法。列強能否一致同意。今尙難言。茲將各方對此點所取之態度分誌如下。

(一)法國方面 法國首先主張將行政會永遠會員四席增爲八席。而加入西班牙波蘭巴西德國四國代表。並將行政會全部會員十席連被選會員或永遠會員在內者。增爲十五席。以期在行政會中得反對德國之多數。巴黎晨報謂波蘭乃洛迦諾公約一柱石。故在論理上應與德國同有出席行政會之權利。十七日。駐法德使抗議聯盟行政會擴增永遠會員額事。並詢法國有無以行政會永遠會員席。給予德國以外他國之意。白里安答言。爲透澈忠誠履行洛迦諾條約起見。波蘭似有加入聯盟行政會之必要。並認南美應在行政會有永遠代表權。法國外交當局又擬運動列強。使之聲明在會諸國不反對於九月間以永遠席給與西班牙。選舉席給與波蘭。同時波蘭國際聯盟同志會。已請求國外同樣機關援助波蘭加入行政會之要求。而巴西外部亦發表一文。謂德國所稱獨有權利加入行政會之說。實屬荒謬。巴西並不欲佔取優勝之權。但僅爲聯盟會日見增盛之勢力所感動。不能不爭云云。此法國一派之意見也。

(二)德國方面 駐在聯盟會會員國之德使。已奉訓令。向駐在國政府聲明。如聯盟行政會之組織。在德國出席於行政會以前已經更變。則德政府將重行考慮其對於聯盟國之地位。十七日。聯盟會秘書長與外長

亦談及行政會組織問題。德外長稱。如行政會除德國外并加入他國而擴大之。則必起重大困難。十九日。國會外交委員會通過一議案。聲明德國之請求加入。係以獲有行政會永遠會員席爲條件。而行政會之組織不能別有更變。觀此。德國之宗旨。因有非得永遠會員席將不入會之決心。而又不許德國以外有新加入之他國永遠會員也。

(三)英國方面 英外相張伯倫十一日答復麥克唐納爾之質問。謂德國請願書已引起行政會結構之全部問題。殆不可免。他方面因此亦有出席行政會之要求。惟在未聞各方面理由以前。無從決定最可有益之行運。此問題發生之初。許多異見勢所不免。若代表先爲嚴緊之訓令所束縛。不能成就共付協定。則此後會議之目的將完全失敗。而盟會之效用與勢力亦將被撕毀云云。工黨議員於十六日在下院勸議。歡迎德國加入聯盟會。贊成其佔取行政會永遠會員一席之條件。並以爲行政會若加增永遠會員。以壓滿其他各國之要求。則直爲改變洛迦諾協議之舉動。英政府不應贊助。英國之所以爲此決絕者。明雖助德。實則不願其本國在聯盟行政會之地位。因加入他國而削弱耳。據倫敦每日電聞稱。關於擴大行政會一事。除瑞典反對外。日本政府亦不贊成行政會擴大。惟對於德國之加入行政會。則不反對。此外南斐。加拿大愛爾蘭。英屬印度。皆不贊同聯盟會根本上之變更。而巴黎晨報則指此爲謬言。謂迄未有何政府發表反對波蘭之言論。波蘭與西班牙加行政會之機會極爲良好。巴西亦有可加入之希望。兩報所言大相反背。毋亦不脫各造空氣之觀念歟。

▲意德爭執 德國一方請願加入國際聯盟。一方即表示加入聯盟後當盡力保護國外日耳曼民族之權利。巴伐利亞邦總理會爲狄羅爾問

題發言。遂引起意大利之反響。蓋狄羅爾者。前屬奧匈而今則為意國所統轄故也。意相墨索里尼六日在國會演說。謂意人決不放棄上艾迪巨寸地。將以切實堅忍而有秩序之手段。在該處行使意國所已頒行或將來頒行之法律。而使其地為意國土地。立於吾人所已撲除之德國文化之外云云。溯自洛迦諾開會以來。歐洲飽聞和平之聲。漸入睡鄉。德國今將加入國際聯盟會。乃竟得此警告。而沉寂之空氣乃為之震盪不甯。德國墨尼克境內人民。因意相發仇德之言論。即開始排斥意貨。攻擊意相。指墨索里尼為誇大而無經驗之政治家。奧國著名日報亦謂意相之言公然以戰爭相恫嚇。實屬危害和平。德國非意相在國會之言論所可嚇倒。必為人類原有權利而奮鬥。德國政府則由外長史特萊斯曼於九日在國會宣稱。德政府不欲以與意相同樣論調答覆意相。意相在一九二〇年已聲明意德間並無經濟上或政治上利益之衝突。德國有扶助國外少數民族文化上要求之權。決計在國際聯盟會為少數民族聲援。德國願尊重意國在南狄羅爾(前屬奧匈)之主權。但意雖屢次宣言。允尊重南狄羅爾少數民族之權利。而按其舉措。則以銷滅日耳曼文化為旨趣。墨索里尼之言。舉世皆視為對德奧之宣戰恫嚇。此種恫嚇。不適台國際聯盟會之精神。巴伐利亞邦總理不應言及外交。負外交之責者。厥為中央政府。政府願與意國共處和平。但不能容許其對德之威嚇云云。國會除共產黨外。一致議決一議案。切實駁斥意相無理由之侮辱的攻擊。十日。意相又在參院發言。謂初次之言論。並非無端而發。渠欲再伸前言如遇必要。汎繫黨將執三色旗而至邊界之外。意國決不許担保邊界之條約稍受破壞。德國現擬在國際聯盟會內外担任世界各處所有德人精神上保障之責。渠可明白答告者。意國決不允在任何議會或行政會

法 總 統 杜 美 克



中。討論此事。故關於羅狄爾之投票完全無用云云。查意相第二次之言詞。雖較前次大為溫和。但南狄羅爾必須完全意化而不顧及少數德人志願之意見。則始終未變。幸意德奧三國政府領袖互發說明文之後。意德與意奧之邦交。漸有顯著之變更。意相已向奧當道聲明決無侵入奧境之意。而奧當道亦聲明不欲背棄聖哲門條約。意國向德亦有同樣聲明。故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會之請願書三月間在日內瓦討論時。意德當可和衷進行。此固英國所極端希望者也。

▲法國財政。法國財政案。現已由衆院移交參院。經參院財政委員會之通過矣。初總理白里安將財政案分為二段。第一段為立即籌措必要

經費支配預算事。

須於二月十五日以前由衆院成立。三月一日左右由參衆兩院通過。第二段為整理債務及尋常財政改革事。日後再為提出。自財政辯論在衆院開始以來。十二日白里安第一次動議。請衆院擱置。

財政委員會提案中社會黨之提議。卒得三二六對一八三之多數票。此次投票之結果。顯示右翼諸黨之分裂。據政府預定。以十六日為衆院通

過政府所急需款項四十五萬萬佛郎以支配預算之最後限期。白安里於十五日請求衆院投票贊成。集議終夜。卒於十六日以二五八票對一四五票通過新稅。衆院既票決全部新稅計。財政案遂送交參院。此案可使國庫增收十五萬萬佛郎。此後衆院將討論洛迦諾條約預算案。選舉改良案。及政府續提增收新稅其數約及二十五萬萬佛郎之議案。至於參議院討論財政案一事。初則發生法案上手續之爭論。蓋財政案雖經衆院通過。然需要徵稅諸條。已被削除無遺。故參院多數議員亟欲爲國庫援手。但參院是否有資格以恢復衆院所已否決之新稅。或提出自己修正財政計畫之辦法。則爲問題。據參院財政委員長稱。凡衆院所討論之政府提議。參院有處理之權。故參院有處分已否決諸條之資格。惟此案修正後須退還衆院。恐不免更多糾紛與延緩也。

二十日。參院財政委員會果通過衆院所已核准之出口稅。並否決將財政案退回衆院請補籌經費以彌補其所決定與政府所需經費差額之動議。嗣又以二十二票通過衆院所否決之稅款。聞當日所票決之捐稅如下：(一)衆院業已票決之十六萬萬佛郎。(二)政府前提交衆院核議今請求參院恢復之二十三萬八千五百佛郎。財政部長現將請求衆院票決提用關稅增額四萬萬佛郎。但銷出舊證券而得之二萬萬佛郎。可由政府提用。無需得國會同意。以上即爲杜美所需以支配一九二六年預算之五十五萬八千五百萬佛郎也。

▲裁軍會議。國際聯盟所召集之裁軍會議。將展期至三月十五日舉行。美國朝野輿情。爲之不甯。而法國在摩洛哥與敘利亞之戰事行動。是否爲法國願意展緩會期之目的。尤爲美國輿情不甯之一因。蓋美人以爲會期之展緩。大都乃法政府所發起。惟巴黎晨報已發言論。謂裁軍會

議展緩由法國主動之說。至於蘇俄加入問題。前因會議地點定日内瓦。故不願加入。俄外交當局齊吉林電覆國際聯盟會秘書長。允展緩會期。但主張開會地點不在瑞士境內。以此爲俄國參加裁軍會之條件。俄瑞間之調停。無甚進步。法國從中斡旋。卒未解決爭端。瑞士不願對於去年俄代表福羅夫斯基氏之遇害。切實道歉。俄國亦不能依允撫恤福羅夫斯基家屬之辦法。故俄國參加問題。迄未有所決定也。

▲英國國會。英國國會二月四日開幕。英皇致詞。大要謂土政府欲增進英土邦交。英政府亦同有此意。不久將提出英國與伊拉克之條約。交國會核准。英國閣員一人將出席於裁兵籌備會。洛迦諾條約創立保安

英首相包爾溫



辦法。裁減軍備一事。可得實在之進步。意國戰債之困難問題。現已有友好的解決。殊可欣

喜。英政府現發請書致比法德意四國政府。請派員來倫敦會商支配工時國際條例之實施辦法。閣員已認真考慮。國家財政。急宜樽節之情形。減輕政府之提議。刻在草擬中。並擬請國會核准担保借款。以發展英屬東斐萊屬地及託管地。一九二四年底商業起色。但一九二五年之初。煤礦業蕭條殊甚。商業不振。自去秋起商業漸形恢復。但國人以工潮爲慮。

信任迄未全復。余請各黨以調和友好之精神應付將來。勿作可妨害商業恢復之行動云云。首相包爾溫於辯論時聲稱。裁軍籌備會確已暫緩召集。渠希望俄國可以加入。請各國會商工時一層。係根據美京會議而來。倫敦會議之目的。在協定條文中所用之名詞。此事極不易辦。但如有協定。則華會工約即可批准。工黨史洛登動議。工黨對於英皇訓詞之修正案。指政府計畫不能實在減少失業鼓勵工業。工黨約翰遜指摘政府所擬關於工時之會議。謂此會不包括印度中國日本在內。恐華會公約將爲此會所摧毀。工部大臣梅特倫。則有答辯。五日下午院以二九九票對一二票否決工黨所提之修正案。自由黨領袖喬治批評工黨所提英倫銀行收爲國有之議案。謂英國現有之銀行制度。乃爲根本上爲全世界之最穩健制度。美國國債甚多現金。而英國又欠美債爲數甚鉅。但英國仍在國際金融界佔最高地位。此乃英國銀行甚大之成績。故反對工黨提案。十八日下午院又以六二五票對一一六票否決工黨麥克唐納爾反對延長伊拉克託管期限修正文。工黨指政府伊拉克政策爲煤油利益所左右。張伯倫稱。去年三月士國會提出解決辦法。主張土國在摩塞爾自由行動。而許英人公司開採境內各處煤油。附以讓與權之口岸及三千基羅邁當之鐵路。以此爲報酬條件。當時英國告以英國爲受託人。不能賣去伊拉克之權利云云。實則英國固不欲土國染指伊拉克之事件。而霸佔爲己有耳。

英國國會開會以後。據張伯倫十日下午院答覆關於南華排斥英貨之種種問話。則謂今年之初。香港與廣州間似有談判成功之望。但竟決裂。其決裂形式。以廣州政府現暫時處於盲從的仇英勢力之下。不能合理解決時局。中國他處局面不同。貿易狀況漸佳。秩序漸見恢復。渠現仍對

此全部問題予以最密切之注意。至於遣派專員之建議。渠鑒於廣州現有之仇英勢力。以爲遣專員與廣州政府及南華事實上各方面談判。以期告以結束此事態之必要一層。於事無益。徒挫弱英代表之權力。亦無補於北京政府之軟弱云云。張伯倫答勞倫斯之問。又言及中國不收去年五月滬案賠款支票一事。謂渠希望英政府所採忍耐的議和政策。可以銷釋因此種案件而起之惡感。而恢復中英人民間之好意。張伯倫答甘維錫之問。謂陳炯明部下有無英人。渠未得官場報告。惟一九二五年關於中國之閣令第七十五節。禁止英人參加任何方面之條文。此種禁令現仍厲行未懈。張伯倫又對於中國時局有所論列。謂英國政策爲增進中國人民友好關係之誠念所支配。爲對其合法願望之同情所感動。故忍耐調和之態度。漸有效果。揚子流域之貿易狀況。現漸起色。如華北無國內戰爭。則亦可有同樣進步。又謂華人甚不贊同廣州極端派之舉動。如無外來干涉。致鞏固極端派之地位。則此種民情定將遍延於各處。而可統一中國。以共抗強暴之人。外部近曾重行研究全部問題。並與駐華代表審慎考慮。今時局所披露最大困難之一。卽爲北京中央政府之軟弱。張伯倫又謂政府已請重要華人三人加入賠款委員會。嗣則宣布中國胡適王景春丁文江三博士已接受請書。允担任關於支配中國拳亂賠款之顧問委員。吾人由上述張伯倫之答覆措詞以觀。一方可以證明五卅案後吾華人繼續素志以爭公道者。今已惟餘廣東一隅。長江一帶。漸已淡焉若忘。此誠足爲英人所冷笑。一方可以證明英國對於粵政府之態度。今後將不復取派員協商之手段。大有暗助所謂北方之軟弱政府以滅除之之勢。其所藉口則指廣州政府爲極端派。從可知恐懼共產之聲浪。幕後雖有外人之鼓煽也。

▲英國工潮。英國商船無線電報員與船主之代表磋商解決罷工辦法。久無結果。雙方爭執。為工資與罷工者復業之問題。迨本月十八日。始因工部談判之結果而告解決。無線電報員將依照船主所要求。每月減資二十二先令二便士。恢復工作。俟復業後。所有爭執各點連工資在內。一律續行談判。如再無解決。則所爭各問題可提交仲裁云。

▲土國外交。十二日間在巴黎簽定之土俄條約。本月十二日已由土國會批准。荷蘭亦與土國締結臨時商約。定二月十五日起實行。以六個月為期。依此新約。雙方皆享有最優惠國之待遇。至永久商約之談判。現已開始。土美臨時商約。十九日亦已簽字。許美國在六個月內享有最惠國商務上待遇。美國因此得不受關稅加增之影響。吾人觀於土國之力爭上游。輒不禁為本國歎矣。

▲菲島潮流。菲律賓議會混合黨。擇定二月十二日華盛頓誕日為祈禱獨立日。請菲人均至教堂求上天助。菲人脫離美國羈絆。革命戰士已提出彈劾伍德總督之決議案。彼等拒絕加入國民黨。民主黨所組織團體經營立即獨立之混合團。惟在原則上表示同情云。

▲印度改革。印度總督九日在行政議會宣布設立印度艦隊。以印人為艦員。印度海軍之改組。乃印度海軍發展之初步。將來印度海上防務。由印度自行担任。其平時職務。除印度洋測量及防務外。將為印度政府担任海上運輸事業。艦隊暫以大小軍艦十三艘組成。印度總督又在行政議會言及鴉片政策。謂印政府於慎重考慮印度在第二鴉片會議公約第一款下之義務後。已決定逐漸減少鴉片之輸出。以期在一定年限內。除供醫藥用者外。禁絕鴉片出口。惟此年期尚未決定。須商諸各聯省。調查種烟區域之遞減。將使種者有何影響。立法兩院對於政府此項提

議。當可早得表示意見之機會。惟孟買實業界巨擘塞特那氏提議立即組織國家委員會調查憲法之進行。并編製負責政府之計畫。十八日在國務行政會上一致否決云。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法統問題之宣傳。自以張紹曾為最起勁。而京津武漢間之議員紛然和之。顧護法護憲擁黎擁曹之爭。已不相下。而張紹曾攝閣之夢難圓。在本月之初。天津張宅。連日會議。但西北實力派。向張表示仍然擁段。呂均在京。代表張氏與各方接洽。又不甚得手。孫岳且有取締津派議員開會之擬議。故非常國會議員雖擬除歷元旦在參政院開會。津議員起草通電。請全國共起去段。終究成為空中樓閣。大勢非吳佩孚真有實力打到洛陽。決計談不到什麼護法護憲也。



新式打字機

法統聲浪。既轉沈寂。段之執政。自然延長壽命。至所謂許世英內閣者。直可謂之過年內閣。以其一過舊歷年關。許即辭職也。許氏所奔走之庫券。銀行公會於四日討論。決請先發六百萬。過年後再發二百萬。八二發行。扣息兩年。實收六六。然事實上。則過年財政。庫券僅銷五百萬票面。實得三百三十萬。餘券三百萬。以四折由中法儲蓄會出面。押借得百二十萬。

兩共四百五十萬。扣除陽歷年底抵款四百五十萬。政府過年實用三百萬左右。計教費七成。軍警七成。政費三成。四成五成七成不等。鹽款得六七十萬。烟酒署以津埠烟酒收入抵五十萬。均充軍費。計第一軍四十五萬。第二軍十五萬。第三軍十萬。均於十一夜開支票。此後財政益無辦法。許世英初則於十天左右。匿跡東交民巷。十六日自辭呈。段令給假六天。賈德耀代揆。嚴璩代財長。然嚴璩既秘密赴津。財部司長又紛紛辭職。大有無人職掌度支之勢。至於賈氏則十六日請辭本兼各職。並薦賢自代。許更於十八日遞二次辭呈。中央政府幾無人甘承其乏。於是孫寶琦、王士珍、王揖唐等組閣之說。紛傳一時。嗣賈氏爲國民軍敦促。二十日卒就代揆之職。通過討吳、恤蕭任命鄂督長、查辦魯張、及任命魯督長等令。但因二十一日段拒下關於魯省各令。賈受國民軍要人詰問。二十二日晚又辭代揆職。段一方退還賈民辭呈。請再代十天。一方又下令留許。然許世英二十三日又上四次辭呈。不知此中樞政局究如何維持下去耳。

▲關稅會議 關會對於修改稅率一層。局勢最爲複雜。其第一委員會自十一月內各國原則上贊成中國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實行關稅自主。任務即已完竣。第二委員會係磋商過渡期內臨時辦法者。近以我國政府未曾召集會議。故久未開會。各國代表非正式討論有關裁厘各問題。顏惠慶與英美法日意荷比各國代表組織非正式委員會。每週在荷使署集議。討論中國財政狀況。預算過渡期內所需進口稅總額。使中政府得以履行各項內外債務。進行裁厘。按我國政府關於此節原議過渡期內附加稅應歲入一萬萬元。以三成抵補裁厘。三成還債。三成供建設用途。一成充行政費。有數國代表認建設一項不必列入。然非正式之委員會。在此期間所議。已小有進步。除日本外。各國代表似已接

受歲徵附稅九千萬元之原則。日本方面雖僅僅允七千萬左右。惟其專家顧問佐分利十三日自東京回抵北京。攜來日政府方針。亦已表示可以接近。主張(一)待會議畢後。根據華會條約。承認附加稅。普通品二厘五。奢侈品五厘。(二)分貿易品爲七種。最低自七厘五最高至原價二倍。於此中間設差等稅。(三)日本對華重要輸出品之棉紗棉布(粗貨)砂糖等。必須維持最低稅率二厘五。棉布細貨可再斟酌多少。(四)承認差等稅率後。即應同時整理外債。(五)施行此差等稅率後。中國關係稅入較現在可增七千萬元。中以四千萬元整理不確實內外債。以二千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充裁厘資金。以五百萬元充中央政費。(六)中國所要求建設鐵道道路等。目下不能承認。據此以觀。日方亦似有漸已接近之機會。華代表已撤回關稅率舊案。重提新案。將普通品奢侈品合造一差等稅率表。內分七項。(甲)二七·五(乙)二二·五(丙)一七·五(丁)一二·五(戊)七·五(己)五·五(庚)二·五。合原來五厘稅。最高徵至三二·五。烟酒屬之最低七·五。必需品之棉紗棉布等屬之依中國估計收入約得一億二千萬。較原案增二千萬。華代表聲言。因廢沿岸稅。故增此添補。日對新案。原期上已表示贊同。但對物品分類。將提修正。十七日中外代表在荷使館非正式會議。協商新案。交換意見。聞將有第二欠新案。合關稅率及用途分配爲一。各國對華案建設費用用途三三三一分配。均不贊同。將另修正。十八日關會第二委員會開會。中政府代表提出兩決議案。(一)過渡附加稅之收入估計額約九千萬元。(二)從速實行華會公約第三條所規定之附稅。即普通品二·五。奢侈品五厘。當議決併案交中英美法日荷委員所組分委員會討論。二十日開分委員會。討論附加稅。即十八日所提出之兩案。聞十九日非正式接洽。頗稱圓滿。

故尙可樂觀。現定二十四日再行開會。惟中日互惠條約問題。日方互惠貨物。以棉織品、藥品、文物、裝飾品、海味品為主。我方僅以棉鐵爲主。絲織品、地氈、景泰藍等。竟不及互惠。適成片惠。中國損失甚鉅。故全國商聯會已通信徵求意見。俾向關稅會委員交涉矣。

與關會問題有關者。尙有收回關款保管權問題。附帶而及者。更有公債基金保管問題。近來京滬商界力主收回關款。自組公庫。總稅務司安格聯乃於陰歷年前由京從海道南下。十七日到滬。安氏前電總商會。有『將來是否繼續保管內債基金當俟來滬接洽後再定』之語。聞安氏此行。即與此保管債金問題有關。而保管關稅稅款問題。亦爲其所欲與上海銀行商界交換意見之一事。

據一般商界銀行家及金融界之意見。咸謂時當今日。保管國家關稅之權。爲財政上至關重要之權利。應行收回。不容其久握於客卿之掌握。安氏知空氣不佳。乃託病以偵取金融界之意見。而徐謀疏通。二十日下午。總商會縣商會邀集會董暨各業代表會議結果。議決設立關稅公庫促成委員會。公推兩商會暨銀錢兩公會。各選至多七人。組織委員會。厘定進行計劃。二十二日晚。中交兩行行長私宴安格聯。介紹各方爲意見之交換。安氏即定日內北上。聞一部分銀行界。以自安氏來滬後。外間責難之聲紛起。因之公債價格大跌。認爲保管公債基金與設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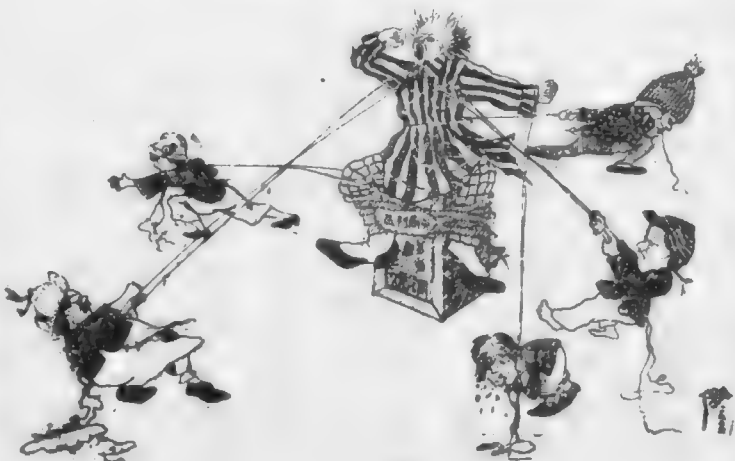


南耀肅之歿病

庫。當分兩事。公債基金。爲求公債之安全起見。故仍請安氏保管。至公庫問題。則另籌辦法。由政府主持。安氏是晚亦謂彼所原有保管之各種公債基金。仍當負責保管。以不負滬商團體之委託云云。李馥孫起而盛頌安氏。竟謂銀行界一致倡設公庫。如總稅務司認爲可行則行。此種措詞。不無誤認客卿之地位。而銀行界祇知公債基金有賴於客卿。不問國權之失墜。尤令人可慨。至安氏所謂團體授以保管基金權之說。就總商會而論。實屬無案可稽。查民國元年政府擬發公債二萬萬。後以信用不足。僅發幾萬萬。至民國二年。政府擬再發一千六百萬。是時設內國公債局。梁士詒爲局長。始以安氏爲協理。即請其協理資格保管基金。其關係實不過如此。又何嘗不可取消其保管權哉。

▲法權會議 五日。法權會議開會。討論商標法。審查告竣。十九日開會。審查民法。民訴法。大理院判例等。亦已竣事。下次會議定二十六日開。將審查戒嚴法。戰事捕獲品法。國籍法。森林礦山條例等。三月中旬。始出京赴各省調查云。

了子西的我醫不本以國中附係



▲滬案交涉 外交部四日接洽滬案。討論收回會審公廨以改組工部局董事會。與五使署參贊彼此交換意見。我國委員主張。以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外部致荷領使照會爲根據。即收回會審公廨及改組上海租

界內司法機關之提案共九項。又工部局董事會。華董須比洋董多一名。

各國委員主

張以前年八

月九。顧維

鈞致美舒使

照會為根據

即收回滬解

辦法五項結

果雙方請示

後再議惟我

國委員一再

聲明自五卅

案發生後情

形變遷前年

照會內所定

辦法現已不

合時宜。轉

達各使。根據去年照會辦理。據日人消息。中國與列國之意見。尚有相當

之距離。中國方面以收回上海會審公廨為事在必行。擬於收回之後。另

設法庭。處理華洋訴訟問題。而另一消息。謂司法部根據東三省特區法

院組織法。起草特別法庭條例。備收回上海會審公廨。已徵得外人同意。

究不知孰為確實也。

▲英國對華

本月初。香港又有二次大罷工之醞釀。嗣以港政府嚴防



法權會議代表參觀北京高審廳

未成事實。乃北京英使以駐粵英領被粵當道軟禁出境為詞。忽向王正

廷聲明。欲下旗回。十八日晨。英使見王。又謂孫科在輪中演說。離英。粵

政府煽動香港工潮。予英商打擊。現奉訓令。向中政府質問。究竟是否有

力抵止粵省排英。否則英當代加重大教訓。英國會業已同意。預算將來

每日對粵軍費一百五十萬。屆時須扣關稅補償云云。而同時字林報又

載一消息。謂英國決將用武力對付中國。經專門家預算。約用十萬兵。先

在印度調二萬兵。進攻方法。分中國南北二部。北方在天津上岸。先與馮

玉祥戰。張作霖已允助英。中部祇需兵艦在漢口進攻。極易收效。長江各

省。則在上海駐兵。至對南方。決派英兵一團。在沙面上岸。護以兵艦。軍費

一層。預計每日約十五萬金鎊。二年可以克服中國。一經克服。可用中國

全部鐵路抵押以充軍費。或再投資五千萬鎊。加造鐵路。目下英銀行已

撥六十萬鎊與滙豐。作為宣傳費云云。上海英領談話。亦謂此事並非全

屬子虛。可見英國對華此後或將嘗試其強硬手段。此觀於英外長在下

院之答覆。及港督調查商業因工潮損失。備向粵政府要求賠償。更可明

瞭矣。

▲粵關鎖港

英國對華。既漸取嚴厲態度。於是英人掌握中之海關。遂

有越分之舉動。所謂粵稅務司者。認糾察隊查貨妨礙職權。屢提抗議。省

政府答復。又認為不滿。二十日奉京總稅務司命。要求糾察隊交還取去

尚未驗關之貨物。否則封鎖粵關。二十一日起停驗各貨。並宣布未解決

前准任何國輪進口。但不准卸貨起岸。同時又指罷工委員會之舉動。違

背條約。粵省政府如不禁阻。則當視為同謀。其意若欲加以懲創者。然並

提出四種辦法。使廣州政府自擇。(一)違背國際條約。漠視海關。擅自提

貨。(二)停止運輸。果爾則兩月之內將有缺糧之虞。(三)占據海關。担負

因此發生之後果。(四)禁止罷工糾察隊檢貨。二十一日實行閉關。粵政府宋子文電總稅務司。請籌妥善解決。京政府王正廷亦電粵交涉員傅秉常。查覆真相。廣州政府政治會議結果。即令傳監督云。各船入口。在海關驗貨時。應負責不許貨物走漏。糾察隊在此時。但取嚴重監視態度。無庸檢查。如欲檢查。須在海關驗貨之後。海關監督照咨稅務司。請恢復原狀。但稅務司祇准二十一日前起卸之貨放行。留船貨物迄不准放。仍未解決。以致四十艘船舶不能出港。夫糾察隊檢貨。純為內政。即使影響稅務。亦宜由京粵自為接洽。斷無以中政府雇員資格之稅務司。可以秉承英政府及英僑之意見。強自停關。妨礙中外商貨運輸之理。此則無論為京為粵。握政柄者均宜有適當之糾正也。

▲豫省戰事。戰事消息之矛盾。無過於此次豫鄂之戰。往往京津電報與武漢官報。同一地點。同一日時。兩方各言佔領。據十二日所得之漢口消息。似信陽礮山均於十日被鄂軍攻下。但同一漢電而攻克日期不盡相同。自亦等於前此所傳上月二十六日已克信陽之謠傳。據北京十七日電。鄂軍曾以奇兵攻過信陽。襲佔彭家灣。十四日又被二軍擊退云。此電或與



豫鄂戰區附近之鷄公山

事實相近。蓋鄂軍自信陽車站向北進展。則有之。而信陽城內仍由陝軍蔣部死守也。豫省方面。岳維峻早已在鄭。鄧寶珊十一日偕樊鍾秀抵鄭。即開軍事會議。決定鄧樊任南路指揮。李雲龍回陝。兼任肅清豫西之責。即離鄭。豫鄂兩軍。仍在信陽相持。岳委田玉潔豫東總司令。鄧寶珊豫南總司令。李雲龍豫西總司令。李紀才省防總司令。已分別就任。鄧於十六晚由鄭赴駐馬店督師。鄂軍方面。則稱於二十日佔領駐馬店。真相尚未明也。

目前豫局所吃重者。不在豫南而在豫東。蓋張宗昌接濟靳雲鶚軍費三十萬。勸靳班師回豫。靳四日下動員令。南路假道金村。魚台。單縣。總指揮王為蔚。北路假道鄆城。城武。曹州。總指揮王維城。靳軍七日始出動。總司令部於十三日由袁州移設徐州車站。大部進迫豫東。十七日徐州電稱。王為蔚攻下歸德。得豫軍郭振才。李鴻嘉響應。靳軍司令部即移歸德。同時魯軍已抵馬牧。靳軍則從柳河向蘭封進發。國民二軍田玉潔既在蘭封就東路總指揮職。此路當有一番劇戰也。

▲直魯戰事。魯北之直魯聯軍。月初由德州北上。佔有連鎮。外間雖曾傳孫岳派員謀與魯張言和。但迄未成為事實。故魯軍分兩路北上一。由連鎮攻泊頭。迫滄州。一由東昌趨大名。李並召榮臻胡毓琨等會議。分兵三路。李任正面。榮左翼。胡右翼。李即北上督師。據連日戰報。國民軍頗為失利。直魯聯軍二十日由泊頭攻下滄州。右翼過鹽山。乘強左翼抵阜城。交河。魯方第六第四及總預備軍。次第北上作戰。李景林二十二日移駐滄州。前鋒由興濟鎮攻陷青縣。進困馬廠。直魯聯軍既節節勝利。國民軍乃有急切之戒備。李烈鈞由津電覆西北將領。謂目前戰事宜速解決者。為津浦線。否則影響豫方。張之江電方振武。約與孫岳商酌會攻魯省。徐

永昌電方亦請聯終進行。國民一軍對津保灤州。增防漸竣。韓復榘率一旅赴馬廠督師。協同三軍作戰。張之江鹿鍾麟編制一軍臨時師團。開赴楊柳青。另派六旅。由楊柳青開赴前綫。張之江命韓為津浦防務總司令。魏益三為保定防務總司令。一軍既增援則天津馬廠間必有第二度之大戰也。

▲東北軍事 奉軍決計灤熱兩方兼顧。不攻灤州而注重攻朝陽。關內奉軍防線。由秦皇島至北戴河。由海陽至撫甯。由昌黎至安山。大本營設錦州。國軍目的在奪回榆關。奉軍三日突由秦皇島派騎兵一團。攻昌黎。秦皇島掘戰壕。熱河松嶺以北。戰數小時。但並無大舉形勢。惟日人消息奉軍湯玉麟部第十一師。十五日佔領朝陽。張學良將令榆關奉軍待李景林軍攻近天津。即同時進迫灤州。張之江任命鄭金聲為京奉防務總司令。唐之道副之。所以防禦東軍也。



進兵熱河之湯玉麟

▲鄂陝川湘 豫鄂戰事聲中。蕭耀南忽傳病劇。十四日下午五時出缺。吳佩孚即委陳嘉謨杜錫鈞繼任督長。派曹瑛熊炳琦等治喪。陳杜均於十五晨分別就職。十七日曹瑛又以暴死聞。鄂省地方雖稱安謐。而鄂人對於吳之委任省長。大表不滿。省議會於十五日開緊急會議。議決四條。通電全國。(一)由省議會將蕭病逝電告各方面。(二)請第二十五師長陳嘉謨以武漢警備總司令名義。暫維治安。(三)省長須由省議會選舉。杜省長未選舉以前。由政務廳長代理。(四)本月十五日以後。各項公文非用政務廳長代理省長之名義。不生效力。鄂省公團又紛紛開會反對。將有聯席會議進行自治之表示。此已足予吳氏以打擊矣。而北京政府。在國軍控制之下。更與吳氏開其頑笑。十七日會議。決以盧金山劉佐龍分任督長。延至二十一日始與討吳令同下。鄂局當然更多糾紛矣。陝西自孫岳調直。李虎臣援豫。退駐漢中之吳新田。會合豫西之張治公。劉鎮華等。乘機復起。陝中雖有楊虎臣井岳秀等國民軍。但兵力單薄。十日漢口電。謂豫西劉鎮華吳新田佔領西安。井岳秀附吳。而北京電云。楊虎臣電告。在號鎮大敗吳新田。陝將領歡迎李雲龍回陝。消息矛盾。可見一斑。至於四川。劉湘已為鄧錫侯等所驅。有將迎楊森入主之謠傳。聞楊森業已赴湘晤趙。再行入川。此蓋乘吳佩孚之計畫。又復援川也。湘省則唐生智近派員到桂。與兩粵聯絡。大有倒趙之意。故趙亦亟為之備焉。

▲討吳反馮 奉吳聯合。既以討赤為名。與馮軍對壘。國民軍乃亦以請段下令討吳為對付。適鄧蕭暴死。催促更急。二十日。賈德耀就代揆職。後始開閣議。議決下討吳令。責成盧金山。劉佐龍。岳維峻。李雲龍討伐。又擬令免張宗昌魯督長本兼各職。任畢庶澄督魯。褚玉璞幫辦。田維勤魯長。盧金山劉佐龍鄂督長。但截至二十一日。討吳令與鄂督長令雖下。而魯省各令則留中不發。茲錄討吳令於下。『比年民生凋敝。元氣摧殘。前經明令各軍事長官。一律停止軍事行動。務各綏靖地方。俾子遺稍資蘇息。乃近日迭據報稱。吳佩孚聲援鄂疆。勾結土匪。侵擾陝豫。所發偽軍官委狀關防。迭經破獲有據。是其好亂性成。不惜殘民以逞。鄂陝豫諸省人民。』

何負於吳佩孚。竟倒行逆施。一至於此。殊辜本執政一再優容。曲予保全之至意。著盧金山、劉佐龍等。力爲消弭。以安地方。並責成岳維峻、李雲龍督飭部隊。會同進剿。勿稍寬縱。以期早戢兇殘。出民水火。免致勾煽無已。爲害地方。凡駐鄂軍隊。皆經訓練有方。自能深明大義。慎勿誤聽謠惑。致負國家養兵衛民之旨。此令。』

當討吳令未下之前。國民二三軍岳維峻、孫岳等。各電勸馮玉祥出任督師討吳。並有任馮五省綏靖使。節制三特區軍隊之說。然馮玉祥雖曾一度赴平地泉。而不久又回包頭。其電國民軍全體將領。祇以愛民等三事相勸勉。不願出山。而吳與李景林、張宗昌率之討馮電。依然時有所見。兩方嫌怨。恐不易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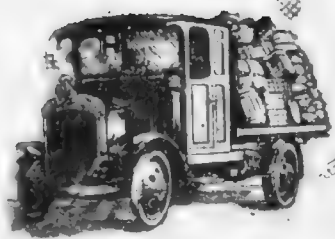
▲魯督長令。更易魯督長及查辦張宗昌令。本於二十日閣議時與討吳等令同時擬定。其據令謂『魯督張宗昌窮兵黷武。好亂性成。搜奪民財。貪婪無厭。縱兵殃民。蹂躪閭閻。軍行之區。廬舍爲墟。似此怙惡不悛。殃民禍國。不加懲戒。何申國紀。着即免除本兼各職外。應即聽候查辦。』乃二十一日段邸特別會議時。湯漪等主張查辦張宗昌及魯督長各令。須慎重考慮。因梁鴻志在奉天。應探詢奉張意見。故魯省各令未下。二十二日段再表示。如單免張宗昌職。畢庶澄繼任魯督。尚可照辦。查辦魯督令。決不蓋印。但今則直魯聯軍既節節進迫天津。段縱欲下令更易魯督長。恐亦不敢逕情直行也。

▲東省近狀。東三省內部。張作霖通令。自任東三省自治保安總司令。兼軍務總統官。吳俊陞張作相副。元旦就職。吳俊陞因反對進兵關內。辭職。經張慰留。可望打消。中東路案結果。張作霖雖免張煥相職。以丁超繼任護路司令。但加拉罕以張未將張煥相本兼各職完全開去。表示不滿。

張煥電。此次伊萬諾夫釀成風潮。從寬不究。并將張煥相職務減少。以期息事甯人。來電不諒。殊不可解。如再堅持。惟有請將伊萬諾夫撤換。以昭公允云云。惟加拉罕有無下文。今尙不可知也。

▲南京會議。時局未定。孫傳芳有舉足輕重之勢。願孫氏對國民一軍既竭方敷衍。對粵又信使往還。而對於靳軍之假道徐州回豫。亦復不加干涉。孫氏諳智有餘。當此蘇省北部安置未協之際。標示中立。整理內部。目爲最善之策。十八十九兩日召集重要會議。院陳浙盧謝鴻勛孟昭月陳儀張俊峯暨蘇軍白寶山等均列席。開會議內容(甲)長江時局問題。認定五省保境安民宗旨。對豫鄂戰事。保持中立。(乙)江浙軍事整理問題。(一)改編蘇軍白寶山鄭俊彥爲第五六兩師。江浙共編八師。(二)浙省截留中央各款。仍報解甯垣總司令部。(三)確定蘇浙軍隊防地餉源。(四)安徽省長問題。電召王普來甯面決。江浙內部。苟能長此閉關自守。或亦保安之一策也。

▲兩廣政局。粵中蔣介石辭去第一軍長。復任衛戍司令。最近對於北進計畫。梧州曾有會議紛傳。以譚延闓入湘。由唐生智內應。確否尙不可知。唯國民政府原定步驟。即(一)肅清東江。(二)掃除南路鄧本殷軍隊。(三)會師北伐。以武漢爲目的地。今內部肅清。北伐聲浪自隨之而起。至於兩廣。則已設統一委員會。汪精衛、蔣中正、譚延闓、朱培德、李任朝、白崇禧充委員。此外黃埔開港事宜。黨政府已派孫科、伍朝樞、宋子文、陳公博爲黃埔開港計劃委員矣。



匪窟餘生述

(續) 美國豪厄德(H. J. Howard) 原著
受百 戲 譯

第十三章 可怖之俘虜

吾等默然向西而行。是夜無月。而銀河耿耿。繁星爛然。吾睹此美景。煩襟爲之稍滌。俄而轉向南行。經一羊腸窄徑。見道旁田內所植者皆蕃薯。再行數步。陡聞犬聲狺狺。知左近必有人家。不數分鐘。果見一小村舍。隱見一人立柴扉下。似向吾等窺探。海番在馬上向之招手曰。吾輩乃友朋也。其人遂趨前。略談數語。海番即下馬。招吾隨彼入村舍中。見其地甚狹小。共有二室。在右方者爲廚房。左方一室較大。即此村人及其妻兒老母食宿之地也。村人有四兒。見吾等至。驚極而啼。其妻出而款待賓客。儼爲一家之主。夫則轉匿于暗陬。海番擇一椅坐。與其妻攀談。海番謂欲得一適當地點爲同人夜宿之處。此婦人向吾等一一注視。殆徧詢汝輩係何許人耶。海番答曰。官吏耳。將入山內調查煤礦者也。又告伊余係美國礦學專家。婦甚勇健。大聲曰。但果係善良君子。未見有于深夜徬徨於此鄉者。海番乃告伊毋恐。但假宿一宵。明晨早膳後。當有重酬。但婦人不之信。謂實無吾等下榻之地。言時指其狹小之臥室及其家人。海番知無可設法。遂向之道歉出室。乘馬復行。吾等行約一小時。聞有足聲漸行漸近。遂相率匿身於豐草中。海番呼曰。來者伊誰耶。聞黑暗中答曰。友也。吾等遂撥草探身而出。但仍持槍以防不測。尋乃於暗中見有二

人步行而前。手內並無槍械。彼等謂將至距此十餘哩一親屬田莊內。假馬數匹備用。吾等放之去。仍向前行。數分鐘後。入一樹林中。不數武。見樹下有一茅舍。其頂以淤泥及草梗製成。有二樵夫居此屋內。彼等與匪徒係舊相識。一見之下。歡然道故。彼等聞判麥死訊。甚慨歎。聞吾就擒則甚喜。是夜即宿其地。吾疲乏已極。急欲安睡。但室內蚤蟲滿佈。徹夜竟難交睫。世間陋劣之屋宇內。每不免有此患。同寢之中國俘虜。則酣然入夢。絕不以此爲意。次晨。主人出其冷而發霉之麵粉款客。餐後即行。此二樵夫當係紅鬍子之同黨。行時彼等亦荷槍相隨。是日自晨至暮。始終向西行。時時休息。出已霉之麵粉食之。尤苦者。所經之地並無途徑可遵循。穿林越澗。倍覺勞頓。絕不見有人跡。蓋荒野之地也。於中午時。至一坵極目望之。見前途盡爲一淹沒。海番知已趨入岐途。惟及今回頭。已覺過遲。遂決仍向前行。此行幾鑄一大錯。同行者一人。幾遭不測。其所乘馬陷入淤泥中。彼未及下騎。馬騰躍。將彼壓腹下。幸余其時已先下馬步行。見此即竭力游泳至其處。見該匪方在泥中掙扎。余勉力將彼救出。他匪旋亦趕至。若救者稍遲。則殆矣。垂暮時。方行盡此低濕之地。遙見有一白馬。在樹林邊嚼草。衆匪見此。即

疾馳捉之。蓋皆欲得一較佳之坐騎也。首至者對其馬略一顧視即退去。後至者亦如之。最後及吾。始知此馬已盲其目。吾亦欲舍之。但衆匪謂吾歸農村時。必須得一馬代步。此雖瞎馬。終勝於無。遂不待吾更有所陳。逕以鞍轡置馬背。用繩縛之。與吾騎相聯。此新得之馬甚壯健。顯然尙未經使用多時。吾試乘之。殊桀驁不如人意。雖強騎上。而彼堅立不行。但衆匪堅欲吾乘此馬。於是有一匪在前拽之行。更有多匪則執鞭在後促之。是日在水地行時甚緩。後因此馬費時餘多。海番遂促吾等速行。此時漸昏黑。忽有微雨。而所經之處。依一窄徑。監護者令吾導此馬疾馳。但馬不能如吾之意。行旋止。衆匪在後詬厲不絕於口。途中吾由馬背跌下者凡數次。但尙未有重傷。蓋地上多積水與淤泥。軟不傷骨。惟經數次傾跌後。自頂至踵。皆爲水所濡溼。苦不堪言。余遂下馬步行。惟監護者在旁又大咆哮。謂若不立時上馬。與衆同行。將以槍彈餉吾。吾是時目盲亦幾如吾馬。蓋吾目力本弱。今則眼鏡爲泥水所污。而又不肯將鏡除去置衣袋內。蓋恐損裂也。乃茫然顛頓而行。

海番及一匪徒已前行甚遠。吾等力疾隨之。而引導者是時似不辨途徑。時而向左。時而向右。時而後退。余以爲此係出於有意。使吾不辨方向與地點。彼等隱隱若欲逃遁者。實愚不可及之舉。旋至一古廟旁。遂相率下。其地已相距甚遠。郭某代之爲臨時之首領。彼令各齊立馬旁。於是人人立正如有所待。吾聞有晝火柴聲嗤然。見右首一人方燃一火炬。火光燦然直照一平面之石柱上。俄而左首約距半哩處。見有烽火二處。火光燭天。郭某乃向空放槍。余睹此甚覺奇特。一若置身於戲劇中也。吾等遂乘馬疾向烽火處行。抵其處後。見海番已先在。彼大笑。詢吾知此係何處否。吾答以不知。彼聞此似其樂。吾見火之四周。有草舍六七處。又

見有苦力數人（當亦係同黨）方採集枯木。預備煮製麵粉。此時雨仍未止。吾覺寒冷。且疲乏。加以衣履皆溼。苦况非吾所能堪。腹內甚飢。但麵粉烹就後。瓢口後即不能下咽。余自被俘後已五日。但除雞蛋六枚外。每日所食麵粉。不滿一小盂。吾覺體重日減。但欲加餐。竟不可能。有二引道者。是晚被派專監視吾。防吾逃逸。彼等令吾坐草舍中。吾見其性情之粗暴。爲匪徒中所僅見。所操語言極粗鄙。半爲詬詈之詞。是夜吾精神所感痛苦。非筆墨所能宣。直至夜半。彼等猶向吾喋喋不休。謂贖金若不早至。則將加吾以種種酷刑。即曲繪其行刑方法之奇酷。及處死俘虜之慘狀。吾贖金若不及早送至。將受如何如何之痛苦。述之既詳且悉。是夜一若果已置身斷頭台上矣。

彼等雖煩擾不已。吾仍逆來順受。但晝間身體之勞頓。夜間精神之煩悶。吾身非鉄石。漸覺不能久支。將曙時。方展轉反側間。有一匪令吾試向門外窺視。吾隨所指處視之。驟見一人形。方受酷刑。吾驚悸幾至亡魂。見其人亂髮被面。膚黑如經年未洗滌者。二足爲短鏈所縛。彼竭力掙扎。鉄鏈作聲鏘然。鏈之一端。繫一大鉄球。彼通體幾不掛一絲。惟腰間束破布一幅。時伸其二手。向其旁柴堆取暖。雙目半開半合。向四周顧視。微聞有呻吟聲。吾近旁一匪指以告吾曰。是乃吾等俘虜之一也。

第十四章 船中

吾思人類之相遇。何慘酷至此。是時精神本已不佳。驟受此激刺。驚怖幾至暈去。二監護者默守吾旁。注視吾此時精神方面有何反感。吾仍臥下。竭力掩飾中心之恐怖。一若於此毫無所動者。外表雖伴作鎮靜。而胸內思潮起落。覺世上事事皆虛偽。吾本身吾之友朋吾之環境。且聞目接。無一非空花泡影。是時驚恐過度。精神實已錯亂。幸而身體勞乏已極。俄而

竟睡去。二匪亦不勝困憊。不復向吾瑣擾。

余被匪徒驚醒時。日出已約二小時。彼等令吾至另一茅舍內。取食物充飢。至其處。見同行之中國俘虜已先在。余自被擒後。與彼獨對。此尙爲第一次。彼告吾年二十一歲。名宋慶。數星期前爲匪徒所劫。其家宅與判麥大佐之農村。相距甚近。家况甚貧苦。而匪徒向彼索贖金萬元。彼謂罄其所有。恐祇能得數十元。故現心灰意懶。已棄絕恢復自由之希望。彼未見彼赤身可怖之俘虜。此人現已不在原處。吾料已臥於另一茅舍中矣。是晨覺四周景象。至不穩定。不知將有禍患否。旋海番至。謂立將啓行。余聞此大慰。但所有馬匹。皆由苦力看管。吾等則徒步向南行。不數武。見有一小河臨前。河約闊三十呎。兩岸密佈蘆葦。高過人頭。見有一長而狹之小舟。係備吾輩乘坐者。同行者十人。相率上船。吾坐於平滑之木板上。至爲舒適。較乘瞎馬時。苦樂相差霄壤矣。

是時漸燥熱。余掬河水飲之。此鄉絕無人跡。故河水清冽。又趁舟行甚緩。時在河內沐浴。並將衣衫一一加以洗滌。曝於日光下。移時即乾燥。余坐船沿上。以二足攪弄河水。如一童戲。時有游魚自足下過。一瞥即逝。天然之樂趣盎然。至是終於患難中得稍佳趣矣。

河流愈趨愈狹。此時對面忽有一舟駛至。舟內有執槍者六人。二舟於狹流中幾相撞。彼此觀面後。歡呼之聲頓起。彼舟中人謂昨夜自一使者處。知吾等今日抵此。特駕舟歡迎。吾知此輩亦必匪徒無疑。其首領年約三十餘。入吾舟內。詳詢數星期來吾等之所爲。彼聞吾就擒之事甚快慰。即謂至少須取得贖金百元。旁坐者告吾。此首領名盛三。乃土匪中著名之健將。吾見盛三手內携有來福槍及毛瑟槍各一枝。其軀幹甚脩偉。頭光滑如一僧侶。而雙目弩出。與之森然。極健談。且聲調高亢。聞之頗覺刺耳。

有時笑聲格格。高直入雲霄。同儕聞其笑。亦必應聲而笑。是時初不知此君與吾後來九星期之匪窟生活。有極大關係也。

是時觀日光之方向。當爲午後爲四時。吾等向松花江南行。已八小時。至少當已行四十哩。距松花江當已甚近。但河流甚屈曲。且兩岸徧生葦草。無路標可認。後。匪徒相談。知將達目的地。盛三舉其槍。向空而發。十秒鐘後。約距二三百碼處。亦有一槍聲作響。立見河之右岸。有荷槍者三十餘人。自草內出。余以前未嘗經此。覺心跳不已。一若有大禍之將臨者。近岸時。見有一脩短適中。年約四十餘之匪徒。其鬚鬚翹如威廉。趨前相迎。一手執一旋輪手槍。觀其態度。在儕輩中似甚有權力。吾上岸時。彼以槍直指吾額。狂喝一聲。促吾作速登岸。行約六十碼。抵一無頂之砲台。吾等由後門入。經一曲折之狹道。出時見所立處。乃在一大湖岸邊。傍岸有一小舟。長約五十呎。湖與適所經之小河相聯。

匪徒令吾登此舟。入一小艙房。約八呎見方。受傷之士匪名林城者亦在內。方展其鹿皮長袍臥下。此小艙內已有匪徒六人。先在見吾入內。占其寢臥之地。口內頓作怨聲。彼等互商。移時即將吾擁入一壁廚內。叱吾居其處勿動。所占之地極逼窄。竟不能稍作轉側。昨夜所居之茅舍。較此如天堂之與地獄矣。

尙有一中國俘虜。即宋慶者。被匪由一小洞推入另一艙室。其地已有中國俘虜五人。先在吾由板縫窺見。彼等被繩束捆縛。乃如貨車中之牛羊。是日爲七月十五日。正炎暑之時。室內氣息。當非人所能堪。蓋彼等多裸體。全身祇腰圍有一布條。望之汗垢層積。有一人似懶懶有病態。除此人與新到之宋慶外。餘雖處此惡劣之環境。但皆肥碩壯健。舟內除此二室外。尙另有艙房。此處爲砲台之間。時有匪徒過往。遙聞砲

台內有硬木及括鍋之聲。又時聞有切切私語之聲。林城是時臥吾近旁。因創處作痛。時時呻吟。診其脈。知彼有寒熱。其傷處已二日未敷藥。吾請爲彼軍行包紮之。彼不允。但欲吸鴉片以代藥。是時室內諸匪徒。無一不亟亟於吸烟。俄而見一人入房。以棒擊銅盆。吾知此係召衆就餐之意。衆匪聞此皆起去。惟林城仍留。數分鐘後。有一中國幼童約九歲。甚姣好。爬入艙房內。手捧一大盤。中滿盛熱氣蒸騰之麵粉。幼童坐近林城及吾身旁。以麵粉盛入碗內。然後自其油污之衣袋內。取出食箸二副。請吾等就食。林城方痛吸鴉片。微作轉側。示幼童勿擾。吾笑謝此童子。告彼可藏其食箸。乃自內衣袋中。取出曹三所贈之食匙。用以代箸。童見此微笑。詢吾亦諳用食箸否。吾謂自諳用之。但此食匙不較箸爲佳耶。

吾且食。且與此童閒談。漸相款洽。彼名丁紐蘇。亦係一俘虜。與匪徒相處已久。其母親及兄妹居於府城。家况極窘乏。因其父於某時出走後。迄未歸來。舉家無生利之人。故漸入窘鄉。吾私謂中國此種情事。何若是之多。蓋吾在華所聞此類慘事。已非一次。但此童對吾極注意。更無暇多述其一己之身世。適執吾之手。揪吾手背之汗毛。又向吾眼鏡注視不已。詢鏡脚是真金否。不有人在外傳喚。彼遂緩緩爬去。吾此時對匪徒之暴行。分離人之骨肉。頗覺髮指。恨未能一一手刃之。

匪徒歸船時。天已垂暮。當晝間蚊蚋雲集。吾餐時稍一停頓。迴顧碗內。蠅飛集已滿。遂不敢再食。入暮後。溼度漸增。蠅去而蚊至。千百成羣。自草叢中飛入艙室。諸匪徒亦如吾。畏蚊滋甚。方竭力謀驅逐之。余睹此甚慰。室內有一匪。向僕役似有所語。僕疾趨。叩俄而一童子攜一錫桶至。此物在中國各省。無不有其踪跡。乃美孚油公司之火油桶也。桶底有木煤一薄層。其頂部置草泥數束。將桶懸於梁上。以水注於草泥及木煤上。遂有濃

烟發出。將蚊蚋驅逐一空。但其氣息。使吾人極爲難堪。且室小而窗戶緊閉。煙經久不散。其苦况亦與蚊之恣擾等也。

携錫桶之童子。似在十四齡以下。甚污濁。衣服尤襤褸。其蕤光之頭頂有一巨癭。此童感情極遲鈍。匪徒對彼呵斥備至。而彼怡然受之。尙有一童約十二歲。性情與此童大相徑庭。匪擱其頰。彼即握拳還擊。匪呼叱之。彼亦必作醜詆。此二童當亦係俘虜。其寢處係一方洞。長四呎。闊一呎有半。祇一人可睡。故二童眠時。互相輪流。此臥則彼起。此起則彼臥。

此時船外甚喧囂。一若所有匪徒。皆攜其槍械拾物將入船內者。又聞有運木板及抽繩束聲。船身在水內略作搖動。似將開行。俄而又大簸動。知將離此他去矣。將赴何處耶。將駛入松花江否耶。該河必距此甚近也。所有艙房。是時皆嚴局。室內燃火。略有微光。室外則洞黑。吾默忖。竟於如此良夜渡松花江耶。海番於是日曾向吾謂。或將攜吾入吉林省。避入深山中。如此則吾殆永無見天日時矣。



胡木蘭之家書

笑菴

粵中胡氏親信亦多語人以胡氏此行等諸昔年之葉名琛蓋名琛以鴉片之役被英人所俘囚死於印度恆河之畔胡氏游俄非出自動旅游期間又乏相當之自由權視諸名琛如漆長途相去幾何是說也是耶非耶姑勿具論誠以結果未禱理有難測周公謹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真偽祇釐於毫髮事實遂差於主觀胡氏有女公子曰木蘭已笄矣肄業於廣州女子師範學校胡氏身後唯此而已誠如小說家言中郎有女伯道無兒胡氏夫婦愛之逾拱璧焉胡氏既有蘇俄之行初擬舉眷屬以俱胡夫人陳淑子以別故不果行女公子胡木蘭戀父殊切必欲一往木蘭之未婚夫某君聞而阻木蘭謂再擬秋盡完婚胡可長途跋涉日誤佳期

木蘭不聽毅然就道某君亦莫奈何粵有「倒運新郎」之諺可持贈某君矣非亦足證木蘭對於夫婿之愛不能敵其對於骨肉之愛

預。

告。

俄國的列甯。是怎麼

的一個人？

在下期本報。有一篇

劍波君譯柏克曼所著的

列甯論

請讀者注意。

木蘭自離粵以至於今。每以書歸伊母陳淑子。報道旅游時一切狀況。書多簡短而清趣。閱之可諗胡氏父女之言動。獨不知某君能以兩性

之愛。動木蘭之情。多以絮絮情話。隨塞外之漫天風雪。吹入海南。以慰其憔悴之懷否耳。木蘭家書。胡夫人舉以示人者數。先述於是。若更有致某君者。容復設法而披露焉。

十月一日寄

——兒等以廿三號早由黃埔啓輪。廿二號晚已取行李。因黑夜不便過虎門。故停泊一晚。船上菜食平常。招呼甚好。廿八號起風浪至大。兒不能起牀。父親則飲食如常。精神甚好。——

十月十一日寄

——今日抵赤塔城。兒等擬今晚一時由赤塔開往莫斯科。惟路程尚須六七天方能到。兒等今日往遊赤塔各地方。並觀跑馬。極有趣味。天氣尚未大冷。——

舊歷九月初一日寄

——今午抵莫斯科。落車時有蘇俄政府代表及各界俱來歡迎。此亦一回慶事也。

兒等現住旅店。十分便利。此地街道商店甚好。但物件頗貴。現天時已下雪。約有幾分高矣。

舊歷九月十二日寄

——前數日父親與兒等往看戲。話雖不懂。而劇情可識。因俱以革命思想而編成也。——父親及兒晚間請先生教習俄文。

舊歷九月十八日寄

——父親意欲兒在俄京留學。但此地並無中國婦女留學。而男子在此留學者亦不多。故兒曾以己意詢及父親。尚未答覆兒也。

未註付寄日期者

——各報造謠。全無其事。可請放心。此間俄人待我等如手足。並無意外之事。

十一月九號寄

——十一月七日為蘇俄革命成功紀念日。是有羣衆巡行。以表示國慶。人數在百萬以上。由上午八時起。過我等所住旅店門口。至下午四時始止。可見人數之多。亦宣傳之得力也。蘇俄同志待我等俱以特別之禮。(一)其舊日之皇宮。即現時重要人之住地。若無護照。全不准入內。從未

有人破例。而我等則為之首次也。(二)於十一月六號在國家大戲院開羣衆紀念會。如非其政府及各界代表人員。不能入席演說。而政府中人又請父親演說。(三)羣衆巡行時。外人不能到之處。我等俱能到之。尤可見其例外優待也。羣衆所過。若遇父親及蘭等。即高呼中國革命萬歲。國民黨領袖萬歲。胡漢民萬歲。熱烈歡迎。

十二月二日寄

——昨日隨父親往參觀飛機大學。我等並坐飛機。在飛機望下。行人如蟻。甚為得意。而坐飛機又較坐汽車為舒服。

十二月十二日寄

——昨日爸爸生日。我等請爸爸食嘢。(按「嘢」乃粵語。即「東西」之解說也。)現兒將昨日所食之物。講與母親知道。『一個大西餅。一盤大生菜。——是菩提子蘋果梨等。——菜式是燒牛肉。燒雞。通心粉。生菜。燴牛肝。飲香檳酒。』燒雞雖無彭記之好味。(按彭記乃廣州市之著名燒雞店。其味甚佳。)而頗似家鄉味。故蘭食了全隻。食畢則肚痛。因食餅及各物太多故也。——又有未註付寄日期者

——茲有鄧演達先生由此間返省。故托他帶上此處用烏拉山石做之各種器具。請為收納。此間天氣尚未十分冷。兒等遲數日或往德國柏林也。

十二月廿四日寄

——父親之演講及文章。已一一有稿存留。——此間無論政府人員及民衆。對於我等極其歡迎及親熱。國中反動分子。亂造謠言。以惑人心。皆不可相信。——我等大約明年新歲三四月間返國。如一有行期。必先電告。前函有寫及我等有德國之行。現因德國黨部不甚妥。故不去矣。

另有署名亞松者函一道併錄於次

——食住都在酒店中。但貴到非常。洗一個身。要一個盧布。胡先生本來要日日洗。今則要隔一日洗矣。此間到四點鐘。天已入黑。我們食了午飯。就到天黑。比廣州不同。今請一俄婦人來教俄文。胡先生蘭姑李先生均學。胡先生日中都有俄人來請他參觀工廠。惟蘭姑少去。

(完)



評明星兩張新影片

心冷

(一)空谷蘭

明星影片公司之「空谷蘭」新片。乃根據於包天笑之譯本而改編者。述家庭間嫉妬情形。宛轉曲折。極能得一般人之歡迎。茲姑節述本事如左。

【劇情】紀蘭蓀。偕陶時介留學新大陸。陶死。以遺物授蘭蓀。託致之老父弱妹。蘭蓀泣而受之。陶卒。爲之喪葬。乃附輪歸國。以完諾責。蘭蓀早歲失怙。家惟老母。有中表妹柔雲者。幼養於紀氏。慧黠得紀母歡。因有使匹蘭蓀意。及蘭蓀歸。姑姪大喜。以爲婚約可定。不意征塵甫卸。有嘉興陶氏之行。陶翁正毅。性不近名利。女紐珠。憨跳多姿。善承色笑。嘗以久不得兄書。絮絮問父。比蘭蓀至。宛轉陳凶耗。父女大慟。紐珠因延蘭蓀小住。藉解父憂。異日。翁與蘭蓀語。深契其學識。紐珠感蘭蓀之有造於父兄。亦敬佩之。蘭蓀則初見紐珠。已驚明豔。晉接既久。益欽婉淑。乘園游自輸誠。惻翁聞之。謂有壻如此。於

情 爲 難



蘭蓀只得聽着柔雲笑紐珠

願已足。蘭紐婚約遂定。以豪族而匹清門。蘭蓀幾不獲諒於萱幃。幸紀母愛子。僅小致譴責。柔雲則大不憚。願空言不

足以翻成局。則姑自隱忍。婚之夕。紀母見新婦美。前嫌稍釋。越日。羣宴新婦。紐珠誤服嫁衣。且

進退多不中禮。柔雲揶揄盡致。蘭蓀大窘。目覩紐珠歸房而泣。懼失其意。力勸慰之。自是柔雲測紐珠易與。漸侵主婦之權。蘭蓀不能甘。諷之曰。是汝責也。奈何讓之柔雲。紐珠曰。我固不習此。何爲相強。一日。春山夫人盛宴延賓。紀氏一門皆集。座中某僮。潛以情詩投紐珠。紐珠怒碎之。柔雲與衆譏其失貴婦人態。蘭蓀亦深致不滿。覺紐珠之太璞無華。不如柔雲之工於肆應矣。

細女翠兒。家貧。投紀氏爲婢。柔雲以其貌似紐珠。力主弗錄。紐珠忽抗聲曰。今日之事。我爲政。我欲錄。斯錄矣。厥後蘭雲之跡日密。紐珠惟督翠兒裁治襴褌。爲臨蓐計。既生子。名曰良彥。夫婦之愛。因之稍復。及良彥周歲。大宴戚友。紐珠亦納春山夫人之勸。應對周旋。不肯示人以弱。席半。柔雲粉墨登場。以娛來賓。紐珠及陶翁繼其後。來賓咸大鼓掌。當陶氏父女演劇之際。柔雲入園。輸情於蘭蓀。

級珠刺終尋蹤亦至。遂諦窺蘭雲之隱。強忍入室。撫良彥而哭。命翠兒速陶翁。翁方酬酢甚歡。翠兒遂巡退。級珠作書別其夫。挈翠兒潛出。將歸嘉興。抵車站。憶良彥照片。亟遣翠兒還取。以風利解外。肇予之。而自登車廂以待。及翠兒重返。前車已逝。不得已附後車行。半途出軌。翠兒罹於浩劫。面目俱損。不可辨識。站中人察外。暨且得所藏刺。於是紀夫人遇難之耗。閨傳遐邇。蘭蓀聞警。與陶翁趨車站。撫屍大慟。以爲果級珠也。營葬畢。陶翁別壻而歸。時級珠甯家已久。翁猝覩大驚。互述所遭。始知其誤。級珠雖悲翠兒之死。而又深幸其自此可絕紀氏之念。請於父。願侍終老。翁度其志不可奪。聽之。

蘭蓀對子思妻。形神交瘁。母慰之曰。級珠逝矣。何自苦如此。有柔雲在。爲汝繼妻。則良彥亦無母而有母。蘭蓀重違母命。黯然曰。兒之不德。她死非命。焉忍其骨未寒而謀重娶。待之三年。蘭蓀踐三年之約。續娶柔雲。又三年。深感柔雲之鋒銑畢露。不似級珠之婉淑可親。視未婚時。頓形落莫。柔雲則異。是從金博士之請。獨資創柔雲學校。

級珠依父而居。因服務於禾郡之孤兒院。爲安定身心計。院中人佩其學養深沉。更八年。院長

將薦級珠往柔雲學校主任教務。商之陶翁。翁轉詢之女。級珠聞語。怦然念良彥且十四齡。襁褓失母。訓育可慮。遂變妝御黑色鏡。易稱幽蘭夫人。應召而往。時柔雲生子柔彥。因虐遇良彥益甚。級珠既任職。衆果不復辨其本來面目。良

千鈞一髮



級蘭與柔雲爭奪藥瓶

彥才曜就之。級珠見其英俊。踰常兒。私心大慰。然自身秘密。仍矜持不敢稍洩。

柔彥周歲。柔雲商於蘭蓀。將開盛宴以招戚友。蘭蓀阻之不可。則姑聽之。柔雲窮極奢麗。務勝當日之施於良彥者。級珠本不欲行。苦爲良彥

所勸。允焉。良彥導級珠抵家。經一室。室懸級珠象。指曰。此吾慈母之遺容也。級珠心大動。背拭淚痕。佯爲弗覺而已。有頃。良彥忽以細故忤柔雲。大遭詬責。往哭於母像之下。柔雲惡其哭。謂將不利於其弟。追而杖之。級珠目擊心傷。惟百計慰良彥。逾日。良彥導級珠展其母墓。會蘭蓀攜鮮花一束亦至。級珠心益動。顧力持鎮靜。不欲自宣如故也。

柔雲知蘭蓀之不能忘情於級珠。徒以有良彥在。適良彥患病。漸就危殆。謔語喃喃中。惟呼阿母。且及幽蘭。蘭蓀憂心如搗。延級珠來任看護。以安愛子之心。一日。醫以藥來。謂吉凶恃此一劑。飲之以時。失時將不救。是夕。柔雲圖竊藥。死良彥。級珠驚覺。追入長廊。糾結甚苦。柔雲怒曰。若外人。何與吾家事。級珠去黑色鏡。亦以惡聲報之曰。若諦視之。吾固外人耶。柔雲審視大驚。蘭蓀聞聲至。觀狀大詫。詢級珠。級珠已得藥。不顧而行。詢柔雲。柔雲亦忿然遁去。蘭蓀木然不知其故。柔雲念奸謀悉露。級珠悔歸。遂趨馬廐。駕車他適。馬未馴。柔雲猛鞭之。怪起狂奔。觸於枯樹。車翻。柔雲受重創。昇入醫院將死。時良彥依時得藥。病象果安。舉家引爲大幸。忽聞柔雲噩耗。蘭蓀與級珠立往視之。柔雲自白前情。逾

時而逝。於是此聯隔十餘載之夫婦。翳障潛消。復歸於好。

(評論)就予對此片之觀察。級珠(張織雲飾)對阿兄情感極篤。當其初聞噩耗。固亦飲泣。但比較後來痛哭。都覺平淡。此點寫手足深情。尚嫌不足。

寫蘭蓀(朱飛飾)級珠情話一幕。尚蘊藉有致。不露肉麻相。襯以陶翁(宋懺紅飾)竊聽。越顯精彩。

級珠既嫁。以不諳禮節。為柔雲及衆人所笑。原書固如此寫來。但以劇情言。陶翁非無知村氓。則在家教育兒女。對座席位次。決無不知之理。是級珠誤座。已覺勉強。又我國習俗。新娘在初嫁時見客。可着禮服紅裙。則級珠之裝束。實未錯誤。

級珠得醉客投詩而盛怒。寫村女堅貞可風。一貴族女子可是儘人調戲的。一語。罵盡世人。良彥周歲演劇。原以助興。乃柔雲竟演慘殺之劇。以中國人討吉利之風氣觀之。可謂不應有此。

蘭蓀愛級珠。果係深情。則決不能因小事而殺其愛。蘭蓀既敷衍柔雲。便不應以悔娶級珠之言。為敷衍之語。不僅此也。且竟吻之。是寫蘭蓀

之無真情耳。

級珠教翠兒(亦張織雲飾)裁衣一幕。複攝法毫無痕跡。是明星公司攝影方面之進步。

翠兒代死一幕。在小說是如此寫法。影戲中如能故佈疑陣。使觀者格外着急。則劇情益見緊湊。按此劇編法。則觀者僅於級珠及陶翁返家時之誤會。多一發笑資料耳。

翠兒死後。面目模糊。片中特寫至數次之多。悲慘景象。不宜多示觀者。

劇中人事。前後凡經十四年之久。化粧方面。應十分注意。此劇扮演者。蘭蓀加鬚。但面部依然少年。陶翁僅加下髯。即其他諸人。在年齡方面。亦均不甚切合。

幽蘭夫人初見良彥。應添寫母子天性之愛。劇中寫來。尚嫌平淡。惟良彥對母像痛哭一幕之對話。能引人下淚。

柔雲昏夜出走。駕車狂奔。攝影時車前飛塵。遙起。是乃攝影汽車之餘塵。但在片中觀之。車尚未到。決無起塵之理也。

(二)早生貴子

「早生貴子」為洪深導演之一劇。由「兒子問題」而攻擊納妾。以全劇論。不失為通俗之戲劇。述其情事。且評述之。

劇中述鄉中富人吳鼎祺。秉性醇厚。持躬謹飭。妻孫氏。賢淑能持家。伉儷之情。老而彌篤。顧年逾不惑。而艱於子嗣。夫婦常引以為憂。冬日。佃人來納租。與傭人魏啓東。吳呵之。啓東不服。背吳譏其無子。吳聞而怒。既念小人不足較。則強自抑止。時吳之妻弟孫子俊。在座。必欲懲啓東。吳亦勸止之。與子俊坐小閣中。飲酒排遣。聞隔河謠聲。同起遙望。羣兒方嬉戲水次。吳觸景忘神。擲橘逗羣兒。以為笑樂。孫氏潛至。窺之。審知吳望子之情殷也。是夕。孫氏笑謂吳曰。我老矣。不如納妾為嗣續計。吳正容卻之。吳之妻父孫翁壽。夫婦往祝。觀他人之咸有子女。益悵於懷。歸途遇行喪者。貧而多子。吳顧孫氏曰。他日爾我百歲後。未知誰相送也。孫氏聞語。默然。及門。鄰婦方攜子而嬉。子見吳索抱。吳抱其幼者。而長者牽衣不肯釋。孫笑引之曰。伯衣新衣。泥爪如狗。奚為相踴。鄰婦誤為虐。謔以惡聲。相報曰。嫂弗云爾。汝家奈何。狗爪無之言已。携子徑去。孫氏受此激刺。為夫納妾之意。乃決。王媼以蟻媒而業收生。嘗於孫姓壽筵。與納妾。故孫氏遣啓東召之。媼有妹而寡。遣一女平金。與啓東雅有。見孫氏。涎其富。遂以甥女薦。孫氏猶慮吳不允。使子俊之子福官說辭。

激之。吳意稍動。益以子俊之勸。議始定。平金聞耗。以吳年老非偶。密商於啓東。啓東遂悍然不許。平金嫁。媼微示以意。謂吳富。若所欲者財耳。小金果嫁。若何求而不遵。啓東則語悍然不復。異議。平金既嫁。時以資遣其母。啓東尤需索。無厭。一日潛入平金室。索資。乘間竊其金鐲。適孫氏至。呼僕執之。吳以其果竊也。搜其贓。解其僱役。啓東自是流浪於外。

吳自納平金。三年仍無子。招王媼至。將遣之。謂不欲以己故。平金終身也。媼力阻之。且盛稱大和橋送子觀音甚著靈異。子息遲早。非人力所能主。不如往禱。冀佛天之默佑。孫氏亦以爲言。吳故愛平金。因弗遣。而挈之至大和橋乞取所謂靈丹者。以歸。孫氏佞佛。信之尤篤。然平金自是從王媼謀。飾假孕。愚吳。自述於孫氏。求獨居。吳聞而。不復入平金室。

啓東參與密謀。洩其事於茶室中。爲子俊所聞。馳告其姊。孫氏力囑弗聲。子俊遂與傭人長壽嚴密偵察。圖破其奸。孫



【上】吳翁娶了平

金。三年不
育。請了媒
婆來。商議
退婚。



【下】孫子俊聽

啓東在茶館裏胡說。爭吵起來。竟然動武。

氏廣子俊之語非真。而無以祛其疑。從其往宿。平金所。平金復以正言。言之。吳悚然退。孫氏終不欲明告吳。吳亦不知外間之有輩議也。及王媼使啓東密襲某姓初生之子。夾甫入門。爲子俊長壽所覷。以告孫氏。孫氏陡令假子亦足以慰吳。因計縱啓東。而囑子俊弗令吳知。子俊知孫氏意。謂焉。小金見事洩。踴而乞恕。孫氏曰。汝能視此子如親生。子不汝責。平金感極而涕。矢悔過。自新。異日啓東在茶室告人。指吳姓假子爲己。子俊滴據鄰座。聆之大怒。起堂。二人大鬩。及啓東逸。子俊使衆追之。至王媼家。則啓東自知不容。於鄉人已劫媼金飾而去。鴻飛冥冥。不知所之矣。更三年。吳方引假子嫁。長壽以孫氏命速吳。蓋平金果生一子。談者謂爲吳夫婦盛德之報云。此則士旨在寫納妾制度之不良。蓋世間嫖娼妾者。每謬爲子嗣。問

題。自身之縱慾不論也。結果則子嗣之有無不可必。而家庭從此多事。劇中寫吳翁納妾。盼子心切。然終則仍是一場把戲。可爲納妾求子者之借鑒。惜乎煞尾添出產子一幕。將以前主義完全推翻。未免可惜。

寫吳翁盼子心切。處處用襯託。若隔河羣兒之

喧嚷。若鄰兒之索抱。均足以寫出吳翁之心。尤妙在舟行時。遙見岸上出喪。孝子哭。魚貫而行。尤足觸動老人心境。劇中寫魏啓東與平金情事。由王媼入室時之怒罵襯出。極有含蓄。

平金飾假孕。子俊及孫氏均知之。囑吳翁探之。

劇中將撫腹一幕特寫。似嫌過襲。又吳翁寢前脫襪。特寫至三四次之多。洪君之章。殆欲表示其服飾之樸質歟。然一而再。再而三。徒使人感不快耳。

宣景琳飾孫氏。以妙齡飾垂老婦人。舉動行止。俱極自然。此殊藝術確有進步。

衣飾瑣言

● 手套

祿

手套有很悠久的歷史。最初是戰爭時。用皮製或鉄製的手套以保護手部的。寒帶的人民。都御者以禦寒。當第八世紀時。德國人人用手套。當十二三世紀時。爲手套的全盛時代。男子穿軍裝時。更以此爲必需品。若向對方將手套棄在地上。便是表示輕蔑。受這樣待遇的。非挺身而鬥不可。女子戴手套。都是裝飾性質。十六世紀。美國意大利沙白皇后。首先提倡在手套上繡細緻的花紋。還用五色珠寶鑲嵌。法國當路易十四時代。盛行用羔皮裝手套。女子則用絲手套。直到現在。還盛行未衰。



評聯合新片「五分鐘」

凝冰

聯合新片公司前新出影片爲「情海風波」「劫後緣」兩片。論其成績。疵議良多。讀者該公司第三影片「五分鐘」出演於卡爾登戲院。驅車往觀。觀後有不得不言者。姑先介紹其本事。然後以己意評之。

〔本〕純袴子邱德蘭。仗先人之餘蔭。不務正業。日以漁色獵豔爲事。見里

〔事〕開中稍有姿色之女子。卽擇其可以魚肉者。輒藉端劫奪之。嘗以鄉農奚崇實。無力繳租。卽奪其妻雲梅以爲己有。蓋鄉愚畏其勢。亦無可奈何之也。日上三竿時。邱尙高枕擁衾。呼呼作睡。鄉游雲梅從之起。同往花園游。既之園中。遇二妹掖一嫗行。嫗徐氏蓬髮垂髻者。爲其生女嫦娥。短髮覆額者爲其義女奚秀珍也。邱本登徒子。見此榮者。卽尾隨之。反觀面。則與徐氏固相識者。邱因別有用意。趨與嫗語。執禮甚恭。因悉彼妹一爲乃女嫦娥。邱心滋樂。謂嫗曰。明日常造府晉謁。旋即辭去。徐氏則以乃夫在日。曾負邱款。不得不虛與委蛇。方徐氏與德蘭答話之間。嫦娥秀珍往園之別一隅。瀏覽景物。遠瞥一少年與阿母語。嫦娥曰。此不識何人。秀珍曰。余識彼甚。渠非善類。吾兄崇實。因無力償租。彼強劫吾嫂去。因歷述借兄入城訪嫂事。嫦娥始恍然。未幾二女復掖徐氏返。翌晨。邱竟爲昨約急往徐母許。謂徐氏曰。爾夫負吾之款。以母子計。且二萬五千金。汝無子嗣。又乏資產。將何以償。且謂我見汝女嫦娥姣好。不若妻我。則諸事諧矣。徐氏謂事果佳。惟女兒親事。余當徵小女同意。始可文定。邱起立曰。然則

余當於明日來索喜訊也。言訖。奪門去。嫦娥意中已有所屬。聞母言。反對甚力。乃母舐犢情深。亦不欲強拂女意。因於邱來時婉却之。邱不悅。並謂昨已許我。何得反汗。乃艷然絕裾去。徐氏畏其勢。因勸女勉從之。嫦娥依違兩難。不得已而謀自殺。華興船船長張志明。爲嫦娥之意中人。船既抵埠。張逕赴徐家。見嫦娥正執手鎗謀自殺。卽奪去其鎗。而詢其底蘊。值德蘭又來。因問徐氏不肯以女妻之。卽令於五分鐘內清償夙逋。徐氏束手。惟飲泣而已。旋張志明出。向邱緩頰。邱竟以惡聲相向。幾至用武。邱懼而退。是晚。邱率其門下爪牙。劫嫦娥去。秀珍追之門首。而汽車機輪已動。秀珍情急智生。攀附車之備輪。隨之去。車止一矮屋門首。衆強曳嫦娥入。秀珍急跨屋旁馬。馳奔志明處告之。志明急登馬。尋途入屋。乃衆寡不敵。被縛囚室中。衆復擁嫦娥他去。志明越窗得脫。至渡頭。與衆格鬥多時。江干泊一小艘。舟子卽秀珍兄鄉農奚崇實也。秀珍時亦趕至。問其事。共助志明。志明又被縛。細置鐵軌上。俄而火車至。時嫦娥被押在側。見之股栗欲墮。急就撥分道機。車卽往支路去。而志明得慶更生。時警士得訊。趕至。衆悉紛紛星散。逃避。德蘭知計敗。歸家後。懷傷殊甚。且自知一生作惡多端。旋繕立遺言。仰毒藥而自殺。會志明率警士至。德蘭已僵臥橋上。張急延醫圖救。醫卒以遲五分鐘。已不及救。志明依遵德蘭遺囑所言。歸雲梅於其夫崇實領去。所有遺產。悉與工廠。爲社會

造福志明與嫦娥竟成眷屬之美。以偕老焉。

就是劇情節言有不近情理者數端。

〔評批〕

(一)邱德蘭以一執袴子。因索田租不得。強奪人妻。雖係描寫惡人。總嫌太甚。蓋此種人物。惟坊間舊小說中寫土豪惡霸則有之。若在近代通都大邑。殊不多觀。且邱既為田主。亦決不肯自收田租。編者於此似少思索。

(二)秀貞在花園回述親嫂一節。謂伊方在後屋餵豬。見德蘭正劫其嫂。按劇中該幕佈景。秀貞係在前屋旁一小弄底之豬圈。就地點論。秀貞非至出弄決不能見屋前事也。

(三)德蘭劫雲梅他去。崇實與妹徒步往尋。崇實追出時。即遇警察於橋頭。警察雖能受德蘭之賄而阻崇實。但既有警察。必有警署。崇實不訴之於警署以窮追。返携弱女倒臥於人家內宅階沿。天下甯有是理耶。

(四)最後德蘭自殺。一伏案而書已成。飲藥剛倒。醫生立至。謂已遲五分鐘。無從救藥。舉動咸失之過速。

此外攝影方面之不可解者。如張志明在船中幻夢一節。在外国片中。固亦有此種攝法。但均係幻影由真體中分出。此片夢境。偏將真體化出。椅中獨留幻影。致身後船柱。顯然可見。此種攝法。殊不可解。

字幕中文。書法拙劣。繕者或自詡為花體。然觀之令人作惡。且字幕無一片不跳躍搖動。尤令人頭目暈眩。不可耐也。

此劇無特異處。不過剽襲外人之偵探影片。以「危險」兩字為號召。加以張慧冲之撲跌。大賣氣力。或能博得無知婦孺之稱讚。以言藝術。相去未免過遠耳。

悲聲

楊雲史挽霞客夫人聯

(一)

斯地何地。今時何時。久客累卿。竟至此。同生不生。共死不。死人間無處。可消魂。

(二)

為念文園多病。可憐萬里走相依。嘆隻身瘴癘伴艱難。纏綿百日。載骨而歸。我悔詩迎黃歇浦。不嫌元稹清貧。重約他生願共命。正滿地烽烟。催永訣。鼙鼓一聲。回頭何處。從今夢。纏岳陽樓。

(三)

憶燒筍山廚。買魚江郭。五年偕隱。助清狂。詩成海內。盡知君說福。悲雙修。此樂不可復再。嘆翠裘擁月。繡榻眠花。半世倡隨。多自在。別後夜台。誰伴料。死生不二。相思仍是同心。

(四)

娶妻能得陰麗華。自譽一生多癡福。還鄉不如杜子美。輸他作伴有青春。



體面攸關

葉小鳳



影小者

第一回 受遺囑要留體面 講修身別創奇談

葉小鳳先生爲當代名文家學，所撰小說，深刻生動，一時無兩。先生擱筆久矣，今允爲本報撰此，讀者之福，亦本報之幸。聊誌數語，以當介紹。

陳琴仙當父親彌留時，含着淚跪在床頭，請父親的遺訓。他家是世代書香，他的父親更是位篤古有道的君子，知道自己的大命，就在眼前了，拉着琴仙的手帶喘帶說道：「你是個聰敏的，成家立業，不須我叮囑。我家是鎮上著名的規矩人家，一言一動，都有人批評，像你這樣跡弛不羈，在風雅場中，何嘗不能獨備一格，但總不是中庸之道。你要時時留心，刻刻注意，言規行矩，造次弗離，毋失儀容，毋踰禮教，毋墮爾父家風，毋損舊家體制。」說完，撒手死了。

陳琴仙的母親，也是名門之女，深明三從四德，伊心中爛熟了夫死從子的古訓，除守靈舉哀以外，一切聽琴仙作主。琴仙見老父已死，痛哭個不休，因爲有母在堂，有父在床，也不得不忍死節哀，辦理大事，一切喪中儀禮，都按着古禮舉行，合鎮的人，無不嘖嘖稱贊。

大殮已畢，將老人家的靈柩送到鎮西保國寺中權厝，琴仙便實行廬墓起來，每天上祭三次，舉哀三次，在柩旁鋪了條草蓆，夜裏睡着，常常哭醒過來，寺裏的和尙，都稱琴仙是孝子。但有一點，不免常背地裏抱怨，

因為琴仙夜裏哭聲，最容易驚醒和尙春夢。

不久過了一月，親戚們紛紛來勸琴仙還去，他抵死不肯。說：「在靈柩旁邊起臥，較易追想父親音容，若一回家，便相去日遠，真成隔世了。」後來母親朱氏也來勸他回去，他又說道：「伴父之日甚短，事母之日甚長，母親愛兒，奈何不許兒留寺須臾。」陳氏沒話說，也只得還去了。最後來，館東差人來說：「先生請假已久，荒課已多，少爺小姐們正在青年，若再不到館，實多未便。」琴仙這才哀切地辭了靈柩，還到家裏，預備到館。

到館的第一天，依琴仙意思，是要麻鞋凶服的，朱陳氏說：「這如何使得，館東家父沒有死人，穿一身水藍布衣履，也就夠了。」琴仙道：「父親的遺訓，要兒毋失儀容，毋踰禮教，若還沒有斷七，便盼衰經，是要引人議論的。」朱氏說不過他，由他自打主意去，但他沉思了好久，也回晤了過來，自把凶服除了。

到了館裏，首先和館東約定，每餐全用素菜，館東覺得這倒便利省費，歡然答允，說：「這是先生的孝思，我們如何好不依。」那夜宿在館中，因為被褥豐暖，一睜到天明，却沒有夢見父親，也沒有哭。

第二天，館東送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來上學。琴仙教他們先溫一遍舊書，免得忘記了。那男學生溫到修身教科書教孝的一課，琴仙慨然講解着道：「人心澆薄，已到極點，即如父母子女之間，一則以慈，一則以孝，是天經地義，現在外面，竟有主張非孝論的人，禽之界，湮沒無遺，若沒有幾個正人君子出來主持一翻，還當了得，因此，我自喪父以後，一切謹守古禮，不敢錯誤分毫。賢契們莫忘記，如其你們的父母死時，須一一學我才對！」這一場講解，却好被女館東在窗外聽見，睡了口大睡。

沫，還到裏面，逼館東立刻把這混賬嚼舌頭平空咒人死的先生攆出去。館東說：「這人本來極荒誕的，現在因為死了父親，得了個孝子名稱，立時辭了去，要被人議論，不如慢慢來。」

這一席講解，後來傳了開去，大家都說：陳琴仙可憐，想父親想昏了頭了。到了斷七，琴仙請一天假，還家扶着朱氏，携着妻不到半年的妻子金氏，到保國寺裏去作饗。金氏的白幫鞋面泥污了，琴仙勸他另縫一雙。金氏道：「俗禮，白布鞋是不許再縫的，縫了家裏會再死人。」琴仙笑金氏太迷信，古禮上沒有這種話。這一天，他們一家三人，在寺裏一遞一聲的哭，哭得餓了，撒下作饗的肴核來吃，直待吃完，琴仙才記得那些肴核裏有鱖魚豬肚子，抱怨金氏也不提醒一聲，沒奈何，只好作了幾個噁，哭辭了靈柩回去。琴仙明天到了館，却依舊吃素。在館中沒事，做了一首挽父親詩：

罔極終天未報恩，寺名保國可招魂；詩云子曰皆虛語，惟有傷心哭易昏。

（第一回完）





回來 (小說)

鐫冰女士

午飯過後。百貨店裏的生意。比較的請些。素蘭正靠着櫃台在那裏照着鏡子掠髮。翠芬拍着伊的肩頭道。「素蘭姐。你究竟幾時請我們吃春酒呢。」素蘭斜看了伊一眼道。「你怎麼老是這樣的脾氣。」翠芬笑道。「這種規矩的事情問你。又問錯了不成。女孩兒家誰不要做新娘子。這有什麼難為情的呢。」素蘭正想回話。這時有一位時裝的老太太跑來要

約我們今天到卡爾登去看跳舞。他叫我來請你同去。」素蘭道。「他請的是你。我是局外人。何必混在一處。我今天還有別的事呢。」翠芬道。「你有什麼事。左不是梅生要陪你去囉玩。我看你們倒還不如早些結了婚的好。」素蘭道。「你怎麼說油了嘴。說就說出挨打的話來。他本來應許我今天晚上陪我一同到大新舞台去看戲的。」翠芬道。「你這個傻



新粧束

心冷

乙丑除夕。觀舞于卡爾登。見黎明暉女士御此裝作舞。苗條稱體。別創一格。因就所憶。倩保銓作畫。以介紹與研究裝飾之閨秀。

買擦臉的小粉盒子。素蘭招呼主顧。也沒有功夫去和翠芬鬥嘴了。繁華都市裏。一到了下午。幾乎沒一家賣消耗品的舖子裏。不是擠滿了顧客。尤其是雇用女店夥的店家。更顯得熱鬧。因此從下午一點鐘到傍晚。素蘭手脚不會有一刻兒的休息。在收市的一點鐘以前。翠芬忽然跑來和素蘭說。「首飾部裏的陳先生

卡爾登是難得去一趟的機會。不能錯過。你和梅生一同看戲的日子。可長着例。我看你還是答應了罷。」素蘭遲疑了半天道。「這樣。我打個電話給他。問他大新舞台定了座沒有。如果定了座。犯不着白丟掉錢。」說着。伊獨自去打電話。停了一刻。素蘭撇着嘴跑過來道。「好。同你們一塊兒到卡爾登去吧。」

翠芬道：「梅生怎麼說？」素蘭道：「他說是他事情太忙，還在工場裏呢。今天恐怕沒有空。」翠芬道：「其實依我的脾氣，問都用不着問他的。要玩就玩，告訴他做什麼。」素蘭道：「我本來不會告訴他。」



街上的行人逐漸的稀少。只有那寒月照着街心的電桿，將黑影兒橫在街上。陰森得怕人。素蘭的車子，拉到門口。伊抬頭瞧見洋台的窗裏還有燈光。知道梅生還不曾睡。伊下車，還不曾敲門。梅生在裏面先將門開了。瞧見素蘭便問道：「你到什麼地方去的？」素蘭一直上樓，順便答應道：「卡爾登。」這三個字的聲音，說得非常之高。

梅生關了門上樓，走過素蘭的屋裏，便推門進去。瞧見伊靠在窗前坐着。他走近身前道：「怎麼約好了看戲，你又不去？」素蘭道：「你打電話，不是說沒有空嗎？幾時約我看戲的？」梅生道：「你瞧，又發孩子脾氣了。你先打電話的時候，我告訴你事情正忙，你氣得就將電話搖斷了。我再到說，你那面倒將聽筒掛上了。後來我想今天如果再不陪你去一趟戲，你又要發脾氣。所以自己去買了兩張票子，回來同你。誰知左等不來，右等不來。直到現在纔回來。你大概又發着脾氣了。你瞧，這不是票子。」說着，將兩張票子擲在素蘭面前的桌上。

素蘭道：「那麼誰叫你買了票子，不打電話給我呢？」梅生道：「說來說去，又是我錯。那麼今天卡爾登總玩得總夠了。」素蘭道：「那是自然。跳舞跳得真好。」梅生道：「什麼人一同去的？」素蘭道：「公司裏首飾部裏的陳先生約了翠芬同去。翠芬拉我去的。」梅生道：「翠芬不是要嫁那個姓陳的嗎？」翠芬點點頭不響。

梅生在屋裏轉了幾轉道：「素蘭我告訴你一件事。我明天或許要到天

津去一趟咧。」素蘭站了起來道：「做什麼？做什麼到天津去？」梅生道：「今天廠裏來了一個天津紗廠的總理，要到上海來請一個修理機器的人。王先生便薦我去。明天就要動身。所以我要等你回來跟你說一聲。那邊的錢多些。我去了看。如果能有錢富裕，我就回來結了婚。同你到天津去住。你自己稍微預備一下。我說不定三兩個月就要回來的。」素蘭聽了這話，將剛纔鬥的氣都消了。倒露出一種依依不捨的樣子。素蘭正想說話，素蘭的娘在牀上叫道：「阿蘭回來啦，還不睡。我已經睡了一覺都醒了。」素蘭答應着，梅生也走出房去。在房門口，梅生向素蘭道：「我明天一早就走。你不要出來送。送了反而難過。我只要你平常自己當心些。不要受人家的欺。等我回來結婚的時候，還是這麼一個小姑娘好了。」素蘭點着頭，早忍不住眼淚掉將下來。

第二天早上，梅生將自己屋子裏的零碎東西，都搬到素蘭那裏。素蘭又親自弄了些點心，給梅生吃了動身。素蘭的心裏本來想送梅生上船，因為不是一個人走，覺得有些不便。只索罷了。可是兩個人心裏總覺得捨不得。



自從梅生走後，素蘭格外覺得鬱鬱無歡。可是伊心裏老是記着梅生臨走的一句話：「過兩三個月回來。」因為來日方長，遂稍微減少些別離的苦味。

這天翠芬又來找素蘭，轉達陳先生的意思。因為陳先生有個朋友丁子良是個畫家。那天在卡爾登瞧見過素蘭，覺得伊那種苗條的體格，美麗的面龐，大可以做他的畫範。所以託陳先生來商量。翠芬心想一天到晚在公司當夥計，一天到晚忙得夠了。如果有比較錢多事情清閒些的事

做也願意改行。翠芬說：「他只要你每天到他畫室裏去半天。每月肯送你十塊錢。你如果答應。我便去和陳說了。你自己再去接頭。」素蘭盤算了一下。結果答應了。

從此素蘭脫了店夥生活。入了畫室。每天站在那裏給丁子良依樣描畫。雖然有時候舉着手臂。裝模作樣。也覺得十分乏力。可是比較在櫃台上做生意。到底舒服得多了。

丁子良又因為繪畫的關係。又替素蘭做了幾身新的衣服。因為要聯絡感情起見。時常買了些東西。送給素蘭。素蘭也受他的餽贈。

兩個月後。梅生從天津回來。跑到從前住的地方。只見素蘭的母親在床。上躺着睡着了。他在屋裏子看。只見衣架上掛着幾身簇新的衣服。再看玻璃櫥裏。又放着什麼電刻的小畫片咧。粉盒子咧。擺得很多。心想素蘭從前是何等樸素。怎麼現在竟變了。再在牆角裏瞧見張撕碎的信箋。拾起來看時。原來是男子的筆跡。上面寫着：

素蘭女士芳鑒

今晚之約。千乞勿却。鵲盼

玉趾無任禱盼

子良

梅生看了也不知道子良是誰。只是氣得兩只手拿着那兩張殘碎的信紙發抖。

梅生正在那裏發呆。忽然樓梯響。一個人闖進門來。他一瞧原來正是素蘭。神色倉皇。頭髮也蓬鬆着。伊一瞧見梅生。撲將過來。

梅生一見素蘭。打扮得十分俊俏。便推開了伊道：「素蘭。你還記得我臨

走的話嗎？」素蘭不響。忽然哭了。

梅生走到屋外去。一個人在樓梯邊站着。

這時候素蘭的母親醒了。瞧見素蘭哭着。便問道：「阿蘭。什麼事？」素蘭嗚咽着道：「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貪他多幾個錢去做畫範。平常他總是叫我打扮好了。照樣畫。今天忽然逼着我脫光了。身子給他畫。我女孩兒家。怎麼做得出這種樣子。他又毛手毛腳起來。幸虧我奪門而出。逃回家來。梅生瞧見我。又不知道幹了什麼事。其實我那裏有別人在心上。我原想幾個月裏多聚些錢。也好省他幾個。早知如此。我死也不到丁子良那裏去了。」

素蘭的母親道：「怎麼梅生回來了。在那裏？」

素蘭道：「他恐怕氣得下樓了。」說着走到樓梯上。只見梅生正對着牆壁痴望。原來他瞧見那壁上。畫着不少的心形。裏面並寫着兩個「SM」的字。每一個裏還寫着日期。不覺看得痴了。素蘭走到他背後道：「母親問你咧。去吧。」梅生對素蘭凝視了一會。纔攙了伊的手走進屋去。問着素蘭的母親道：「姆媽。我回來了。」

(完)

